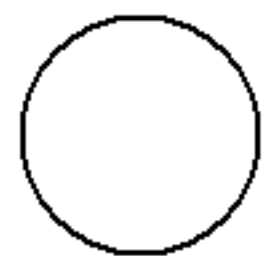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六七年 8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七年第八期 目 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毛泽东 (2)

首都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十五周年陈伯达 (26)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

.....戚本禹 (32)



金敬迈同志的讲话 (43)

于会咏同志的讲话 (46)

钟润良同志的讲话 (48)

陈汝棠同志的讲话 (51)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54)

社論：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56)

赞京剧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 洪平 (60)

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钱浩梁 (66)

我们工农兵一定要做文艺舞台上的主人 北京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 (71)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韩爱晶 (73)

智取威虎山 (剧本) 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 (75)

☆ 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



金敬迈同志的讲话	(43)
于会咏同志的讲话	(46)
钟润良同志的讲话	(48)
陈汝棠同志的讲话	(51)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54)

社論：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56)

赞京剧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	洪平 (60)
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钱浩梁 (66)
我们工农兵一定要做文艺舞台上的主人	北京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 (71)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韩爱晶 (73)
智取威虎山 (剧本)	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 (75)

☆ 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



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



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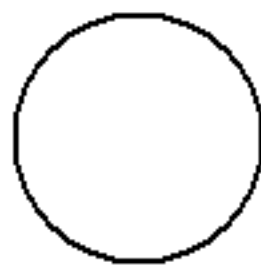
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冠，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



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谁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



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



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



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



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



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



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



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



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本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



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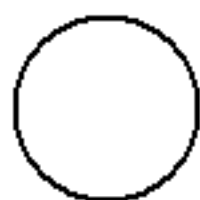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艺术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艺术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



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



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艺术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么？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



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



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



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



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



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 的讲话》二十五周年

陈 伯 达

同志们：

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二十五年前，我们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预示着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即将在全中国到来，同样，也即将经过不同的历程，在世界各国到来。

毛泽东同志这篇伟大的著作，是二十五年前以文艺问题为题，实质上是属于政治问题的一次大论战的总结，是围绕着关于肯定工农兵或者否定工农兵这一个当代政治根本问题的一次大论战的总结。

这篇伟大著作，是我们党关于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宣言书，解决了一切要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问题，解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是否入党的问题，指出了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这篇伟大著作所涉及的，不限于文艺问题，但它又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于文艺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解决文艺问题的百科全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方面进行的一个全面的大革命，并且成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和纲领。

这篇伟大著作，在实质上，还成为世界上被压迫阶级、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政治大搏斗的思想武器，成为各国革命者在思想上、政治上向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进军的号角。

毛泽东同志关于京剧革命的一封信上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毛泽东



同志认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

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由工农武装起来的士兵，要去占领政治的舞台和经济生活的舞台，还必须去占领艺术的舞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结论。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其中包括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都没有例外地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毛泽东同志彻头彻尾地把资产阶级那些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腐朽废话，都扔到垃圾堆里面去。毛泽东同志彻底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反动观点。毛泽东同志认为，并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什么独立于阶级政治之外的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在一切问题上，同样地在文艺问题上，一贯地阐明了一元化的无产阶级宇宙观。他完全正确地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论点。他指出一切革命文学家，如果要真正地工农兵服务，为革命的人民服务，就必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很清楚，一切革命文学家，如果不执行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不努力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就不会去接近工农兵群众，不会去参加工农兵的实际革命斗争。结果，就不可能正确地表现工农兵，也不可能反转过来正确教育工农兵群众，而且会和工农兵群众的事业背道而驰。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种无产阶级政治对于文艺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文艺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反作用，必然要经历很长的时期，经历长时期的无产阶级斗争到革命的胜利，经历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我们还完全不能低估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个斗争，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失掉了政权，失掉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他们在文化、思想、文艺阵地上还是有力量，他们那些历史久远的、强烈地表现自己



剥削阶级的文艺，在群众中还是有市场的。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的统治以后，不可能一下摆脱他们长期形成的那些文化影响，思想影响，文艺影响。同国际资本势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持这些阵地，巩固这些阵地，争夺这些阵地，来腐蚀我们的群众，腐蚀我们的革命干部。他们要用和平演变的手段，让那些奴役我们人民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把我们的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的政权，再变成他们地主资产阶级剥夺者的政权，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社会主义的集体财产，再变成他们的吸血的财产，重新压迫人民，重新剥削人民，重新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样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同样地，总是想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不少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而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的确，在思想、文艺的阵地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是被篡夺了。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还有，许多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他们在这些阵地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努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也都是很清楚的。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他们为工农兵服务，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就是为的要经过不同革命阶段（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去争得无产阶级胜利，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他们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的要继续在革命的继续前进中，争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争得社会主义的跃进。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够不能够保持这一个政权，巩固这一个政权，强化这一个政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实际的根本问题。

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在我们全党提出，**必须预防敌人用糖衣炮弹的攻击。**

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真正科学的，是很英明的。

敌人的糖衣炮弹有多种多样。他们很懂得利用像“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资产阶级就是要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便“征服人心”，从而削弱无产阶级



专政，从而为反革命复辟扫清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闹单下风的实际情况，特别地、强调地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同时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可以说，革命或反革命的阶级总是把造成舆论作为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同志阐明的一条重要历史定律。古今中外，一切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没有例外是这样的。

这种“舆论准备”，其中包括文艺。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关注着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一直把无产阶级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文化思想战线上这些方面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十七年来，所有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问题，从批判卖国主义《清宫秘史》、奴隶主义《武训传》、唯心论《红楼梦研究》开始，都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我们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思想、文艺问题的一系列战斗性文件，非常必要。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的这一系列文件，是要大家注意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习惯势力和影响，而归根到底，就是在于防备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切真诚的共产党员，对于思想、文艺问题，如果掉以轻心，如果稍为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的教导，就会在政治上犯大错误，就可能在政治上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就可能在政治上潜移默化，演变为像苏联赫鲁晓夫集团那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就可能和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流合污，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去搞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

是不是所有事实，都无情地揭露这一点，证明这一点呢？是的，完全是这样的。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敲出警钟。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曾经严厉地批判我们国家艺术工作方面的弱点，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样的“咄咄怪事”。他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对于解放以后组成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还提出过以下的警告：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但是，那一小撮做官当老爷的，已经被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迷了心窍。“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还有，那些老早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某些所谓“文化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警告，根本听不进去。他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轨道，拚命挣扎。经过一年半之后，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居然抛出他那个修正主义的、臭名昭著的所谓《二月提纲》。这是集中地表达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思想的一个“提纲”。

我们的无产阶级天才思想家——毛泽东同志，用他的所向无敌的唯物辩证法解剖刀，把彭真《二月提纲》的丑恶面貌，尽情尽致地揭露出来，并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通知》。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指出：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



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斗争是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起来的。但是，历史的规律，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像旭日那样，兴起在中国大陆上，震动了大地。

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推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而毫无疑问，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当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思想大论战、政治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结合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我们的斗争水平，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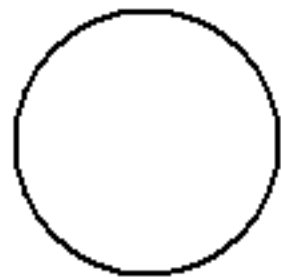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 建军纲领

戚本禹

同志们，朋友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亲爱的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福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一)



今天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日子。这二十五年，是我们祖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所未有的飞跃发展时期。二十五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美、英帝国主义，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而且在解放以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是谁领导我们将一个被压迫、被剥削、黑暗、贫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统一、光明、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世界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说得好，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伟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段，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阶段是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强调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谁要是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针对我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光彩夺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著作，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光辉文献。

这部光辉文献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时候，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周扬、王实味、丁玲等一小撮反党分子、托派和叛徒，放出了大批毒草，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大肆鼓吹“创作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类之爱”；他们反对歌颂无产阶级的光明，胡说什么“太阳中也有黑点”，“文艺的任务就是暴露”，企图煽动别人出来攻击党和人民。周扬、王实味、丁玲等人在延安文艺界掀起的这股反党的逆流，是在文化战线上配合蒋介石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的猖狂进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根据地的人民政权，破坏抗日战争。

当时，我们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在大规模地开展着，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尖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这次伟大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讲话》，是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指南，是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的指南。毛主席的《讲话》对当时文化战线上出现的反党逆流和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为政治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军队。毛主席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



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是争取解放，夺取政权的工具。毛主席把文艺工作者看做是一支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服务的军队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毛主席在《讲话》里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军解决了斗争的大方向问题。他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

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战斗目标和斗争方向，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打退了周扬、王实味、丁玲等一小撮反党分子、托派和叛徒的猖狂进攻。毛主席讲话以后，解放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信念，到工农兵中去，学习工农兵，表现工农兵，以文艺的武器去鼓舞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伟大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在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建立了战功。

(二)

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时刻，来隆重纪念毛主席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主席就说过，“**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时刻都在企图进行反革命复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剥削阶级要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一定要首先制造舆论，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做思想准备。文艺就是他们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进行篡党、篡军、篡政阴谋的一个先头阵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等人，把持和控制了旧中央宣传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掌握了许多(不是全部)文化出版机关的领导权，把这些机关和团体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俱乐部，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早就被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识破了。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曾多次指出：解放以来，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文学、戏剧、电影、曲艺、音乐、美术、舞蹈、艺术院校，“**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许多部门是被“**‘死人’统治着**”。在我们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舞台上专了我们的政。特别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经济困



难时期，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乘机抛出《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等一大批毒草，含沙射影地辱骂和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与此同时，一大批歌颂叛徒、宣扬投降主义、鼓吹活命哲学的戏剧，如《四郎探母》、《桃花扇》、《李香君》、《李秀成》、《上海屋檐下》、《两人行》等等，也纷纷出笼。电影界里的情况，更为突出。从解放初期的《清宫秘史》、《武训传》到《不夜城》、《林家铺子》、《两家人》、《逆风千里》、《兵临城下》、《早春二月》等影片，放了多少毒！他们为了宣扬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其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极力丑化工、农、兵，美化资、封、修，干尽了坏事。他们还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歪曲党的历史，在银幕上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立传，为右倾机会主义叫好。

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干的，在他们的策划下，为臭名昭著的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也出笼了。这部小说，公然篡改历史，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但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复辟活动，逃不脱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面光芒四射的照妖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无法躲藏。因此这一群牛鬼蛇神极端害怕这个《讲话》，极端仇恨这个《讲话》。他们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散布种种谬论，如什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来攻击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他们还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宣传《讲话》为名，歪曲和阉割《讲话》的根本精神。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们对毛主席光辉著作的种种攻击，他们所有的谬论，早就被毛主席的《讲话》批判得体无完肤。掌握了《讲话》这一威力强大武器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就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进行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九五七年以来又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斗争。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战斗号召，并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六四年，毛主席先后对文艺工作作了两次极其重要的批示，给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沉重的打击。在毛主席发出了两次极其重要的批示以后，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江青同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他们冲破了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层层压制和阻挠，在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的舞台上，第一次使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长期统治艺术舞台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开始被赶下台了。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也是毛主席这一伟大著作的胜利。

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实行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贯彻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投出了第一枪，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又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像江青同志所说的，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界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对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正确的分析。《纪要》横扫了多少年来资产阶级在文化界散布的妖风迷雾，灭了他们的威风，缴了他们的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胜了第一仗。林彪同志指出：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紧接着，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通知》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以彭真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炮制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二月提纲》，击退了他们的反扑，打乱了他们的阵线，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直冲牛鬼蛇神统治的阎王殿。

旧中宣部垮台了！

旧文化部垮台了！

旧北京市委垮台了！

那些平日不可一世，以“大人物”自居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貌似庞然大物，其实只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三)

同志们！从全国解放以来文化战线上的尖锐斗争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



艺路线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所作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以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中，革命的文化大军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泛滥的重要力量。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是依靠手里拿枪的人民军队，但是文化大军也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大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肩负着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

这次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了革命的文化大军是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进攻的一支有力的突击队。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认识革命文化大军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毛主席的《讲话》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为了使这支文化大军发挥更大的威力，我们必须用毛主席《讲话》这个伟大的建军纲领来端正我们的方向，建设我们的队伍，武装我们的战士。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战士的面前，文艺界向何处去？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什么？文艺战线的方针、政策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毛主席《讲话》中得到解决。

第一，坚持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文艺是为千百万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服务？是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复辟活动服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的焦点。文化界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长期控制和影响的文化界，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个方向问题。这个根本的方向问题解决了，其它的一切争论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其他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只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解决了文艺工作的大方向问题，我们才会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战斗，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战斗！

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学习群众的语言，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表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两面派的手法



猖狂地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们提出“全民文艺”的口号来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二年，在《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周扬、林默涵等人搞了一个假纪念，炮制了一篇《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大毒草，提出文艺要为包括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服务，打出了“全民文艺”的反动黑旗。他们还公开地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全民的文化”。

无产阶级的文艺能为资产阶级服务吗？社会主义的文化能是全民的文化吗？

决不能。毛主席在《讲话》中早就斥责了这种荒谬的主张。

“全民文艺”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它不过是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在文艺上的翻版。世界上决不会有什么“全民”的文艺。文艺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周扬、林默涵的“全民文艺”论，就是打着超阶级的幌子，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文艺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工具。

文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方向问题。

不破不立。我们要在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运动中，大破他们的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大立我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我们要以毛主席的《讲话》为武器，积极参加大批判运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

现在文化界有所谓“十七年和五十天之争”，争论的焦点是：现在文化界究竟是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呢？还是批判去年六七月间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个争论引起了文化界同志们的广泛兴趣。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绝不只是五十天的事情。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同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应该而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们既要批判十七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也要批判保护这条文艺黑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代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都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大批判运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代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拿起笔来做刀枪，在这个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总攻击的时刻，勇敢地投入大批判运动，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二，组织左派队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资产阶级统治我们文化界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七年来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盘踞和控制的领导机关、文化团体、艺术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夺权。

要组织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每个单位都要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坚强的左派



队伍。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同心协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他们的罪恶，肃清他们的流毒，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和反动“权威”。

一切需要夺权的地方都要建立新的真正革命的领导核心，来领导这支文化队伍。

要按照毛主席在《讲话》里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清敌友我，区分两类矛盾。有些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演过一些坏戏，对于他们不能打倒，要耐心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能歧视他们。只要他们敢于检查错误，认识错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欢迎他们，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进行斗批改。

第三，抓创作，树样板，大立无产阶级之新。

推翻资产阶级文艺，创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关键之一是抓创作。有了创作之新，才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之新。根据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一般来说，每个文化单位一方面要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一方面要创作和排演现代的、革命化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

要重视和发展工农兵创作，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代的新风貌，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抓创作的关键又在于树立优秀的样板。样板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了样板，才能说服人，才能彻底摧毁旧的东西，才能为新生事物开辟前进的道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是一批优秀的样板，是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新的艺术典范，它们把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了。这一批优秀艺术样板的出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

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壮丽的革命理想相结合的优秀作品。这种优秀作品只有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才能获得成功。

盲目地崇古、崇洋、崇修，“言必称希腊”的贾桂精神必须打倒。不信天，不信地，也绝不要信什么洋、名、古，只信工农兵，只信无产阶级，只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古老的京剧、三十年代电影，什么法国的文学、英国的莎士比亚，什么俄国的三个斯基、苏修的肖洛霍夫，统统不要迷信。古代的好东西，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外国的好东西，我们也要批判地吸收。但是要按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示去做，绝不可以让那些剥削阶级的玩艺儿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无产阶级，迷信他人，低三下四地去迎合他人的需要，永远不会有出息。我们的震动世界的艺术珍品，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膜拜的



所谓“像佛一样”的洋专家从资产阶级那里转抄来的《天鹅湖》，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我们的《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起初并不是想演给全世界看的，但是它们却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全世界的进步人类意想不到一个在西方世界里逐渐趋于没落的古老艺术，在东方世界却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支持者把我们自己的艺术珍品说成是“土包子”，把外国落后的东西看成是九天的神明，吃了几片洋面包，便“数典忘祖”，“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真不懂得他们还知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

我们要向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革命的奠基者和这些戏剧、舞蹈、音乐革命的先锋战士学习。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革命是文艺战线上最艰巨的攻坚战。它们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困难是很大的，斗争是很艰巨的。资产阶级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各种攻击、诽谤、流言蜚语、打击陷害，明枪、暗箭，接连不断地加到文艺战线先锋战士的头上。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着他们，他们毫不气馁，毫不畏难。为了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文艺的阵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化革命的尖兵在江青同志的率领下，持久地、连续地艰苦战斗。在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以后，他们终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拓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们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战斗精神，是我们所有的文化战士的学习榜样。像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这样顽固的文艺堡垒都被我们的先锋战士攻破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攻克的艺术堡垒呢？文化大军的战士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信心百倍地勇敢前进吧！

第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一切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反动文艺思想和艺术作品，统统都要加以批判，决不能让这些毒草任意泛滥，毒害人民。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支持者，极力宣扬一种“无害”的谬论，胡说什么不管什么戏只要看了“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他们所说的“无害”完全是欺骗。他们公开主张可以随便放映的外国“无害”的电影，全都是宣扬资本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的作品。他们公开主张可以到处上演的“无害”的“剧目”，都是些宣扬剥削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以至含沙射影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难道世界上真有那种所谓“无害”的作品吗？没有。毛主席在《讲话》里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对你无害，对我就有害，哪有那么一种对于各个阶级都“无害”的文艺作品呢？难道那些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腐朽文艺作品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对年青一代所造成的毒害还嫌少了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推行的“无害”论，其用心是要用这块盾牌来阻挡群众的批评，以让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贴上“无害”的标签推销给亿万革命人民，其目的就是用这些文艺作品麻



痹和毒害劳动人民,以实现其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打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来抵制文艺批评,他们大肆叫嚷说“要放”,“要有放的自由”,要“兼容并包”,“自由竞赛”,“审查要宽”,“不要干涉过多”,“不要粗暴”,他们利用这些口号来为他们的毒草出笼开辟道路,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他们根本歪曲了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抽掉了这个伟大方针的阶级内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繁荣无产阶级文化服务的。毛主席在阐述这个政策的时候说过:“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主席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而他们的所谓放,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只准毒草放,不准香花放,只准右派鸣,不准左派争。这是要资产阶级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我们绝对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所教导的,把你们放出来的毒草统统锄掉。

什么“不要粗暴”?真正粗暴的不是别人,真正粗暴的是资产阶级老爷们。什么“小人物的文章”呀,“党报不是辩论场所”呀,不都是这些人说的吗?言犹在耳,赖是赖不掉的。

同志们!在资产阶级老爷们统治的地方,无产阶级连一棵新生的苗苗都不准生长,这还不粗暴?新生事物刚露一点头,他们就要疯狂地镇压,讽刺、谩骂、压制、打击、围剿、扼杀,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粗暴!

京剧革命刚搞了一点样板,资产阶级老爷们就要压,就要破坏。压不住,破坏不了,就破口大骂,什么“京剧现代戏像白开水”呀,什么“话剧加唱”呀,罪名一大堆。正像我们京剧革命的先锋战士所说的,“这些人简直是无知!白开水有什么不好?有了白开水,才能泡茶,才能酿酒。没有白开水,活都活不了。‘话剧加唱’又有什么不好?从来的京剧都是话剧加唱。不说不唱,哪儿来的戏?”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为了反对京剧革命的一个样板,连体面都不要了,胡言乱语,瞎说一顿。这还不粗暴?什么“京剧现代戏像白开水”!什么“话剧加唱”!不服气吗?请拿最好的旧京戏同我们的样板戏比一比吧!旧京戏哪一点比得过我们?究竟是我们现代戏的工农兵演得美?还是旧京戏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演得美?旧京戏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灵魂到形象都丑死了,比得上我们舞台上的工农兵吗?且不要说政治性、思想性了,就是艺术性也远远比不上我们。我们的现代戏哪有旧京戏的那种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的邋遢样子?

旧京剧搞了一百三十四十年,我们才搞了三四年。新的三四年打败了老的一百三十四十年。革命触痛了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的粗暴统治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反咬我们一口,说我们粗暴,真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哪里是什么粗暴?我们倒是太文雅了。你们的这一套还



是统统收回去吧！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害怕群众批评，他们骂我们的批评是“棍子”。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他们害怕的，正是我们要提倡的。我们就是要发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如果把群众的批评说成是“棍子”，那末这是“无产阶级专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钢棍子’、‘金棍子’”，宝贵得很。而且，还可以奉告资产阶级的老爷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棍子”，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一定要打破文艺批评中的“专家”路线。把文艺批评当作知识分子的“象牙之塔”，由少数人垄断，这是完全错误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文艺批评的武器应该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因为最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爱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工农兵群众。只有发动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来检验文艺作品，才能铲除真正的毒草，保护真正的香花。只有发动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审查文艺作品，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繁荣革命文艺的创作事业。

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好得很，我们应当为它欢呼。

同志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空前有利于无产阶级文艺大发展的新时代。剥削阶级腐朽的旧文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上崩瓦解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革命文化的新时代，到来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敌人在今后仍然要同我们进行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文化阵地处于阶级斗争的前线，斗争更为复杂和艰巨，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新的困难和阻力，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可抗拒的，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任何困难和阻力都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同志们，新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用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地改造自己，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紧紧地跟着革命的工农兵群众，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为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人类历史上最壮丽、最灿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而奋斗！

让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在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首都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

金敬迈同志的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毛主席的划时代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了。二十五年前，毛主席在《讲话》中制定的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为什么在解放后的十几年中，非但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反而被歪曲篡改了呢？不为别的，因为我们的队伍当中混进了“鬼”！因为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鬼”在哪里？黑线的总头头是谁？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把这个盖子彻底揭开，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艺界黑线的总头头这个“鬼”揪了出来！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彻底铲除这条文艺黑线，挖掉这条文艺黑线的根子，批臭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艺界犯下的罪行，让光焰无际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来统帅整个文艺大军，让《讲话》一字一句地印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头脑里，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用来为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讲话》里第一个最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讲话》具有最最鲜明的阶级性。《讲话》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以为，对于文艺工作者本身来说，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解决自己做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号召我们“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呆在大城市里，整天抱着“洋、名、古”不放，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牛”的。必须遵



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革命战士。

要想把立足点移过来，必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创作出为工农兵的文艺，仍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则，文艺工作者原来的灵魂就不能被触动。我在深入连队的问题上，犹豫过，走过不少弯路。在连队里，事事都能触及我的灵魂。有一次，班里有两个战士同时感冒了。那天晚上下了雪，很冷，我睡了好半天，两只脚还是冰凉的，冷得睡不着。指导员来查铺时，把他的大衣盖在其中一个有病的战士身上。按说，盖上一件大衣，这个战士暖和一些，也舒服一些了。可他反而翻来复去地睡不着。直到他悄悄地起来，把大衣盖在另一个生病的战友身上，他才安安稳稳地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战士，他真正做到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立足点不同，冷和暖，舒服与不舒服的概念是不相同的。在他心目中，只有让战友暖和，他身上才感到暖和；只有让战友舒服，他心里才感到舒服。睡在这个战士旁边，我觉得我的灵魂被触动了，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的战士，也更清楚地看见了我自己。

我们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老三篇”在工农兵思想中大放光彩的时代。到处都有伟大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最高尚、最纯粹、最有道德、最脱离低级趣味、最有益于人民的工农兵英雄。问题是，你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必须把立足点移过来，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否则，就不能理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新人。

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指使下的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篡改《讲话》，攻击《讲话》，千方百计地把文艺工作者捆在“名利”二字上，关在大城市里，不让你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使我们的立足点永远也无法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公开说“可以坐着汽车下乡”，“吃饭、睡觉都可以在汽车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说两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但不是去向工农兵学习，不是去改造思想，为的是什么“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来锻炼、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够了！要是照他的办法办，我们立足点什么时候才能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要是照他的这条路走下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被篡改了，文艺工作者烂了，观众、读者中毒了，他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也就成了。

不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白日梦，永远也不能让他做成。



是时候了！是彻底挖掉这条文艺黑线的时候了！文艺工作者不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党还要这支文艺队伍干什么！？文艺工作者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党要这支文艺队伍干什么！？彻底打垮这条文艺黑线！把它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而代之以光焰无际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我们对创立真正无产阶级的新文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充满了胜利的信心。通过二十五年的斗争，《讲话》更显示了它的无比伟大。我们只要坚决按照《讲话》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坚决地按《讲话》去做，就一定无往不胜。

我们对创立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因为走在我们队伍前边的，有一位最忠实执行《讲话》、最坚决和文艺黑线作斗争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多次嘱咐我们，叫我们在文章中，发言里不要提到她。可是我们不能不讲。

“黑云压城城欲摧”呵，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气焰万丈的时刻，是谁领导文艺战线上的革命左派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杀开了一个突破口？是谁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拓出一块怒放着八朵鲜花的无产阶级文艺阵地？是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胜利，是《讲话》的胜利！它生动地告诉我们：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光辉无比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来。它使“资”、“封”、“修”搞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文艺，黯然失色！封建文化早已没落了，资本主义文化已经腐朽了，修正主义的货色也为世界革命人民所唾弃。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正像一轮红太阳从东方升起，它的灿烂无比的光辉，照亮了世界革命文艺的前进道路，正推动世界革命人民走向胜利！

我们一定要把《讲话》当作座右铭来学，学一辈子，用一辈子。在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今天，让我们同声高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万岁！

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彻底批判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首都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

于会咏同志的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了。二十五年以来，这篇光辉著作，像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我们革命文艺工作前进的航程。自从我们参加了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体会：京剧革命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焦点；革命的文艺战士，越是积极地投入这一斗争，越是在斗争尖锐的时刻，就越是感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无比亲切，就越能更深刻地懂得这篇光辉著作的伟大意义。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革命现代京剧，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攻破旧京剧这个顽固的堡垒，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诞生和成长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是江青同志对京剧革命的特殊贡献。

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确实来之不易。在我们前进的航道上，有惊涛骇浪，有险滩暗礁，而最大的阻力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为总后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些家伙，施尽了各种卑劣无耻的伎俩，软一套，硬一套，阴一套，阳一套，挖空心思地瓦解和破坏我们的革命队伍，费尽心机地扼杀和摧残我们的革命现代京剧。他们把毒害劳动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封建旧戏，奉为至宝，说是“很有教育意义”，却把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劳动人民的革命现代戏，视为洪水猛兽，说是“劳民伤财”、“糟蹋演员青



春”，并扬言要把这些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革命样板戏“搞臭”，“要把唱腔一句一句批倒”。他们对革命现代京剧恨之入骨、誓不两立。其目的就是妄图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永远统治京剧舞台，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这些家伙，除了用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诋毁诽谤等卑鄙手段从外部进行攻击之外，更阴险恶毒的是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打入剧组内部，企图偷梁换柱，把革命现代戏引入邪路。在选择和确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主题及有关的题材上，在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上，在推陈出新、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等等关键性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斗争最为尖锐，最为激烈。例如，在《智取威虎山》中，就有这样尖锐的斗争：是以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为主题思想呢？还是以宣传脱离人民、盲动冒险的反动军事路线为主题思想呢？是塑造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勇有谋、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主人公呢，还是塑造一个浑身匪气、满嘴黑话的绿林好汉为主人公呢？在《海港》中，也有这样尖锐的斗争：是以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为主题思想呢，还是以培养中国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为主题思想呢？是塑造立足码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为主人公呢，还是塑造心理复杂、精神分裂的“中间人物”为主人公呢？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京剧革命斗争中的具体反映。前者，就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主张，后者，则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总后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阴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最高指示，带领我们勇敢地投入战斗，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反对了后者，坚持了前者，终于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里外夹攻的阴谋宣告破产，使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江青同志为了实现毛主席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教导，在《智取威虎山》、《海港》中，她既参加了斗争实践，又参加了艺术实践，既抓原则，又抓具体，既抓主题思想，又抓艺术细节。一字一句，一腔一板，都渗透着江青同志的心血。她的这种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从而使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感情更加深厚了。

通过这场大破大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深深懂得：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因此，我们今后一定做到永远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一辈子革命战士，干一辈子京剧革命。一定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



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彻底改造自己，实现思想革命化。在当前，尤其要遵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及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统统打倒，彻底挖掉老根，叫它永无翻身之日！这些家伙，不是曾经攻击《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什么“山海经”，而又恶毒地讽刺我们说：“你们的山海经要谈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吗？现在回答你们：我们革命的“山海经”是要永远“谈”下去的，永远不会了结的，永远精益求精的，永远让李玉和、郭建光、杨伟才、杨子荣、方海珍……这样光辉而高大的英雄形象，屹立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大放异彩，光芒四射，为全中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首都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

钟 润 良 同 志 的 讲 话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

首先，我代表工农兵芭蕾舞剧团全体革命同志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们芭蕾舞团的革命派，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在举国欢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光辉著作发表二十五周年的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讲



话》，深深地体会到：《讲话》是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纪元。《讲话》是战胜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最有力的武器，它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死刑。《讲话》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无价之宝，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路明灯。

我们要用《讲话》来改造世界观，用《讲话》来指导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解放十几年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所支持的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文艺界，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阳奉阴违，拒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歪曲、篡改《讲话》的精神，积极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妄图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过去我们芭蕾舞剧团在他们控制下，大演苏修、大演洋人死人，天鹅仙女，大放其毒，成为了他们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货的工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说：“看《天鹅湖》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水平也很高。”一九六四年，他为了阻挡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大肆叫嚣芭蕾舞不能改革，要洋到底，学到家。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艺术怎能够去“洋到底”、“学到家”呢？必须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

春雷一声震天响，我们久已盼望着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六四年的春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了芭蕾舞的革命，把毛主席的文艺红线带进了我们剧团。金光闪闪的明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航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把芭蕾舞这个外来的艺术形式，改造过来，“洋为中用”，成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无产阶级文艺。

但是反动派是决不会放弃这个阵地的，在芭蕾舞革命上开始了一场无产阶级夺权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反夺权的阶级大搏斗。

首先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立即提出要排练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妄图将芭蕾舞改革引向歧途。在这重要关头，江青同志紧紧把住了



革命化的航向，斩钉截铁地决定排练表现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红色娘子军》，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在排练中，他们又玩弄了种种卑鄙伎俩，抵制、破坏革命戏的创作。但是《讲话》是我们革命的思想武器，它鼓舞着我们去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作坚决的斗争。又当艺术创作遇到难题的时候，毛主席响亮的声音告诉我们：**到工农兵当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教导我们必须要在深入工农兵的实践中，向工农兵学习，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我们全团下连队当兵一个短时期，思想感情起了一定的变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金钥匙打开了《红色娘子军》艺术创作的大门。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红色娘子军》终于冲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重重阻挠破坏而杀出来了。

使我们永远永远难忘的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这一天，一轮红日照亮了芭蕾舞台，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们不禁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老人家看完演出后，热情地肯定了芭蕾舞革命的方向，给予《红色娘子军》以极高的评价，说“**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可是就在毛主席观看演出后的第二天清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就急急忙忙跑到我们剧团，他封锁了毛主席对《红色娘子军》的最高指示，却恶毒地诬蔑：“《红色娘子军》只能说是像一个襁褓中吃奶的婴儿”，说什么“丑媳妇总是要见婆娘的”等等，企图抵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演出的巨大政治影响。但是毛主席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毛主席的评价给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爪牙们当头一棒。是毛主席把我们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了；是毛主席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把芭蕾舞的革命进行到底。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大造了资产阶级所谓的艺术高峰芭蕾舞的反，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深深地爱上了革命戏，深深地爱上了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就是在文艺界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是江青同志挺身而出，披荆斩棘，不怕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打击、围攻，不怕艰难险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带领着我们攻破了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最顽固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艺术堡垒。在她身教言教下，使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使我们对毛主席《讲话》的感情更深；使我们加强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感。这一切的一切，都激励着我们为无产阶级新文艺去冲锋陷阵。鞭策着我们时时刻刻地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



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为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无产阶级光辉灿烂的新文艺而奋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首都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

陈汝棠同志的讲话

革命的战友们：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关键时刻，在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回顾十几年来文艺战线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结下丰硕的成果，我们就万分激动。我们从心底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又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干将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之流，长期以来疯



狂地诋毁毛主席的《讲话》这篇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文献，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公开地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化相联合，在文艺领域内，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旧中央乐团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下最流行的是美国、英国、意大利的乐队怎么样，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乐队怎么样，我们就怎么做，这就充分证明周扬之流要把文艺界及旧中央乐团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基地。他们不执行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不歌颂工农兵，却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充斥舞台，甚至堕落到排练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音乐部长里却·斯特劳斯的反动作品。周扬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气焰达到了何等嚣张的程度！他们还恶毒地说：“要想农民听懂交响音乐，必须等农民提高二十年。”我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凌疯狂地叫嚣，要带中央乐团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杀出一条血路来”，妄图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作垂死的顽抗。

一九六四年一月，江青同志带着毛主席的关怀与温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来到了中央乐团，点燃了交响音乐革命的烈火。她向我们大声疾呼：“不能跟着‘洋人’去死，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并向我们发出战斗号召：“创造无产阶级的交响乐，创造工农兵的交响乐。”我们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识到交响音乐革命化必须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开辟的无产阶级文艺的航道，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江青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向同志们建议，把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加工移植成交响音乐。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江青同志亲自在中央乐团播下的无产阶级交响音乐的革命火种，在每个同志的心中燃烧。我们决心彻底与“洋人”“死人”决裂，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向资产阶级文艺的顽固堡垒发动了进攻。开始了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改编创作工作。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击、破坏交响音乐的革命，在演员、抄谱等方面进行刁难，千方百计地威胁演员说：“唱京剧会唱坏嗓子”，“不注意唱法，唱坏了嗓子可得由自己负责”……等等。他们还拿出一堆洋框框来反对加入民族乐器，反对加入朗诵、解说，反对演员按人物性格、阶级地位化妆表演……。想把反映人民战争阶级斗争的交响音乐《沙家浜》变成资产阶级的“纯音乐”。他们还故意搞一些“专题音乐会”，“合唱音乐会”拚命干扰《沙家浜》的创作、排演力量，用心何其毒也！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必然战胜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新生的革命力量必将战胜反动腐朽的东西，这是阶级



斗争的客观规律。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革命的交响音乐从旧营垒中杀出来了！交响音乐《沙家浜》奏起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壮丽颂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一跃登上交响音乐的舞台，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把长期统治舞台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交响音乐《沙家浜》的诞生，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力的批判，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沉重的打击，她开创了无产阶级交响音乐的新纪元，她开拓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道路**。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这场交响音乐的改革中，江青同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通过这场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必须把《讲话》作为座右铭，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奋勇前进。我们要大演特演革命样板戏，就必须把我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演革命音乐，必须做革命人，做毛主席的文艺战士。要像毛主席在二十五年前所教导的那样，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杀出去，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创作出更多像交响音乐《沙家浜》那样的优秀文艺作品，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每一个资产阶级文艺“堡垒”连根挖掉，让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文艺去占领所有的舞台，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喊大叫，为历史的主人工农兵大喊大叫，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喊大叫。让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喊大叫声中发抖吧！

《沙家浜》的诞生最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二十五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革命文艺路线的英明、正确。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在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伟大战役中，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您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怀着万分崇敬、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您的伟大著作《讲话》，针对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中出现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为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制定了一条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制定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伟大建军纲领。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是铲除一切反动文化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行动指南。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支持下的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疯狂地反对和诋毁您的《讲话》。他们通过自己所控制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利用他们窃踞的宣传阵地，大肆放毒，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积极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建国十几年来，在文艺界，以这些反动家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十七年来，您发出了一系列指导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光辉指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批判斗争，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手里夺回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是您，以极其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与天才，以极其伟大的魄力，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了隐藏在党内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窃踞文艺界领导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头们，打倒了阎王，解放了小鬼，宣判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死刑。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正确运用您的光辉思想，创造出革命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取得了震动整个艺术舞台、震动整个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胜利，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您所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您的《讲话》的伟大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认真地学习、运用《讲话》和您的一切指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在大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牢记您在《讲话》中的谆谆教导：“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们将掀起一个深入到工农兵中去的高潮，到工厂、农村、连队去长期安家落户，老老实实地向工农兵学习。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什么名呀利呀，统统扔掉；把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思想、感情、作风来一番脱胎换骨的大改造。为工农兵服务一辈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辈子，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一辈子！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遵照您在《讲话》中的教导，拿起笔来当刀枪，英勇地投入战斗，把“资”、“封”、“修”彻底埋葬！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歌颂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喊大叫，让您的光辉思想所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永远屹立在文艺舞台上。使我们的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能做您的一名文艺战士，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我们一定永远牢记您的教导：“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搞掉了现在的文艺黑线，还会有将来的文艺黑线，还得再斗争。我们永远做您的革命文艺路线的红卫兵。什么时候有了黑线，我们就造它的反，就主动进攻，就刮起十二级台风，把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连根拔掉！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思想，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在您——伟大统帅的率领下，举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万里长征！

我们衷心地祝愿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首都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前，在文艺界的一场大论战、大斗争中，毛主席发表了划时代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在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战斗中，这部伟大著作进一步显示了它的无比强大的威力。

《讲话》粉碎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对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最全面的科学总结，创造性地制定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它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新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在《讲话》中，毛主席深刻地系统地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问题。

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究竟为千百万工农兵，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为无产阶级，还是为资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同资产阶级文艺的分水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艺路线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斗争需要服务，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服务。而工农兵的斗争需要和根本利益，只有经过政治，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因此，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歌颂无产阶级，歌颂无产阶级专政，歌颂革命斗争，歌颂革命斗争中的



英雄人物；无情地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揭露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使每一出戏，每一首歌，每一部作品，都成为激励人民革命斗争的战鼓，刺向敌人心脏的钢刀。总之，正如毛主席所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艺术家的基本任务。”只有这样，文艺才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

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必须进行斗争，对于一切背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统统给以坚决的深入的批判，决不能让谬种流传，毒害人民。

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走革命化的道路，深入工农兵群众，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指出，立足点的转变，思想感情的变化，也就是世界观的改造，这是正确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关键。

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是彻底革命的路线。它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二十五年来，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革命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批评，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就欣欣向荣，蓬勃发展，锋芒指处，所向无敌。正因为这样，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遭到了党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攻击。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邵荃麟等人，恶毒地攻击《讲话》。他们采取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手法，千方百计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中心口号，就是“全民文艺”论。“全民文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它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梁实秋之流早就贩卖过的“超阶级文艺”的翻版。当时，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全民文艺”论的阶级实质也完全是这样。他们打着“全民”的幌子，实际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服务。

这个反动的“全民文艺”论，是根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炮制出来的。它是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全民文艺”就是把无产阶级文艺变成资产阶级文艺，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

“全民文艺”论，反对歌颂工农兵，反对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口“技



术性强”能“使人高兴”，公开主张演出宣扬封建帝王糜烂色情生活的《梅龙镇》和歌颂叛徒的《四郎探母》等坏戏。周扬之流还宣扬写“中间人物”，实际上就是写那种搞投机倒把，搞“三自一包”，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

“全民文艺”论，反对文艺界展开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腐朽东西的斗争。“全民文艺”论的制造者们，提出取消斗争的所谓“非常广泛”的“团结”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不分阶级，不分香花毒草，一切联合，鱼龙混杂。这个口号，就是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放下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向资产阶级文艺顶礼膜拜，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屈膝投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提出，对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文艺作品，也“不要采取斗争的方法”。

“全民文艺”论，反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他们用坐汽车“下去看看”来代替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火热的阶级斗争，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思想改造。中国的赫鲁晓夫污蔑那些真正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作家，是“土作家”，“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东西”，而吹捧所谓“懂得”《天鹅湖》、《巴黎圣母院》、《鱼美人》的“洋作家”。其实，“懂得关于老百姓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同志说来，这是最重要的东西。而鄙视“老百姓”和“老百姓的东西”的某某人，冒充内行，吹捧“懂得”《天鹅湖》、《巴黎圣母院》、《鱼美人》的“洋作家”，不过是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鸣锣开路罢了。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的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

复辟和反复辟，是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文艺就是他们用来搞复辟活动的极其重要的工具。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统治下，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那些乌七八糟的精神贵族、反动“权威”、革命蠢虫和反革命分子捧到九天之上，把许多文艺机关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他们窃取了文艺界的领导权，盘踞要位，发号施令，横行霸道，飞扬跋扈，专了我们的政。

在这条路线下，他们利用书报杂志，舞台银幕，炮制和放出大批毒草，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树碑立传，为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美化叛徒、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煽动地富反坏右进行阶级报复。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对陆定一、周扬及其一伙，毛主席多次提出过严厉的政治警告。一九六四年，毛主席严正地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和他们的后台，对毛主席关于批判反动文艺理论和反动文艺作品的历次指示，肆无忌惮地进行封锁、歪曲、篡改，以至公开对抗。他们对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他们坚决斗争的江青同志，进行排挤和打击，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进行压制和迫害。

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才能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里得到真正的贯彻。现在，已经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一伙揪出来了，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揪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上的胜利。这个胜利，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贯彻，扫清了道路。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经过江青同志、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碍，已经产生了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京剧、革命芭蕾舞剧和革命交响音乐。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充满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这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样板作品。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宝库里的明珠，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珍品。它把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了。我们坚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文艺战线必将出现一个极其灿烂辉煌的景象。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讲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向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他们所把持的领导机关、艺术学校、文艺刊物、文艺团体等一切权力，统统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我们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那些坏戏、坏电影、坏作品批深、批透、批臭。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革命的同志，让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作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赞京剧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

洪 平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京剧革命，使我国的戏剧舞台春意盎然，开出了一簇鲜艳的花朵。《智取威虎山》就是其中最灿烂的一朵。

这出戏，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在江青同志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经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智取威虎山》歌颂了毛主席的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塑造了光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以其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赢得了革命群众的热烈赞扬。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一个好戏。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致命打击。

—

毛主席说，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表现人民战争，歌颂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光荣任务。

《智取威虎山》是戏剧舞台上表现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歌颂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空前未有的好戏。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怎样开展工作，夺取革命胜利？当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进行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林彪同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当时却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林彪同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不作战打算，迷恋大城市，幻想和平。当时东北战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是整个中国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

《智取威虎山》，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当时东北战场上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的威武雄壮的革命史实。它描写了我军一个追剿队，在地理民情不熟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表现了追剿队依靠人



民，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剿灭惯匪座山雕的斗争，集中地反映了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战略思想。

一个只有三十六人的追剿队，深入林海雪原，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智取”的办法，拿下有“九群二十七地堡”，防守严密的威虎山，剿灭数量上占优势的座山雕匪帮，这是一场惊险的战斗。这样的戏，很容易追求故事情节上的传奇性。这种情形，在过去的戏剧和电影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智取威虎山》的改编过程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吹冷风，放暗箭，妄图把它拉到这条邪路上去。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突出人民战争的主题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摒弃了这种错误的做法，把智取威虎山这场惊险的战斗，建立在群众力量的基础之上。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智取威虎山》体现了毛主席的这个光辉思想。特别是第三场“深山问苦”和第七场“发动群众”，更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突出地刻画了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完全为着解放人民而战斗的本质。

在“深山问苦”一场中，常宝“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座山雕匪帮的深仇大恨，激起了杨子荣满腔怒火，增强了他为群众报仇的决心，从而烘托出了

革命战士和被压迫人民共同的阶级感情，点出了我们战争的正义性质。杨子荣在常宝父母的帮助下，追捕了一撮毛，缴获了“联络图”，找到了后山直通威虎厅的险道，就把智取威虎山的“智取”，放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表明了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

到“发动群众”一场，上述思想就进一步展开了。以李勇奇为代表的夹皮沟广大群众，身处绝境，“强按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他们望眼欲穿地盼望着救星的到来。可是，追剿队刚进夹皮沟，群众还在疑虑。少剑波等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关心群众的疾苦。当李勇奇看到解放军处处赤胆忠心为人民时，疑云顿消，激动地唱出：“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追剿队还帮助群众开动了森林小火车，发展了生产，组织了民兵。这样，就使广大群众把革命战争看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把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化成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向指战员保证：“擒龙跟你下大海，打虎随你上高山。”正是因为有群众的这种全心全意的支持，追剿队才能在茫茫林海雪原中，有力地与长期盘踞在那里的座山雕匪帮进行战斗，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毛主席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智取威虎山》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智取威虎山》的出色成就，驳斥了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表现战争题材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反“火药味”，反对歌颂人民战争。即使写战争，他们也是专写错误路线，不写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去表现革命战争的阶级性和正义性，而极力渲染战争的恐怖和破坏性，散布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和平主义。这样的戏剧，这样的艺术作品，只能起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解除人民思想武装的反动作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枪杆子，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的文艺，就应该大写特写人民战争。反对写人民战争，就是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智取威虎山》不仅写了革命战争的题材，而且热烈地颂扬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鲜明地表现了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它揭露了敌人的掠夺和烧杀，但是同渲染战争的恐怖、故意安排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坏戏坏电影相反，它在揭露敌人时，着重地写出了人民的反抗，和奋力杀敌人的坚强意志。它描写了斗争的艰苦性，但是同渲染战争的苦难的坏戏坏电影相反，它在描写斗争的艰苦性时，着重地表现了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表现了他们伟大的革命胸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因为这样，它能够起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同心同德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巨大教育作用，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二

革命的文艺，应该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用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励人民前进。

《智取威虎山》以热情洋溢的笔调，集中地、细致地刻画了杨子荣这个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面貌和高贵品质。通过杨子荣只身入虎穴的英勇行为和他抒发革命豪情的大段唱词，以及周围人物的烘托，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为革命“那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的赤胆忠心，“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的共产主义胸怀，“刀丛剑树也要闯”的英勇气概，以及遇艰险镇静自若、化险为夷的惊人智慧。杨子荣扮匪上山，打进匪窟，虽然是穿的土匪服装，但在观众眼里仍然是一个革命英雄。虽然是一个人在与阴险狡猾的匪徒们较量，但是他处处主动，舞台上始终是正气压倒邪气。写的是杨子荣扮成土匪上山“投靠”，但通过打虎以及与大麻子的一段对话，完全是杨子荣凌驾于大麻子等匪徒之上，昂首阔步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写的是杨子荣向座山雕“献图”，但他却利用座山雕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联络图”这种利令智昏的精神状态，居高临下，要弄得匪徒们团团打转；写的是座山雕施诡计试探杨子荣，但杨子荣却将计就计，进一步迷惑了敌人，送出了情报。就是在栾平突然上山，杨子荣面临险境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主动进攻，以高度的革命气势压



倒了栾平。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异常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

《智取威虎山》并不是单纯地写杨子荣的英勇刚强，而是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英勇刚强的力量源泉，写出了他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有深厚的阶级基础的。戏剧通过少剑波介绍出他苦大仇深的家史和为革命“出生入死屡建勋劳”的革命经历。同时，表现了群众的阶级仇恨使他更加增强了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而奋斗的决心；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所以能够“抗严寒化冰雪”，是因为“胸有朝阳”。

杨子荣的机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来源于群众的智慧。“定计”一场，少剑波、杨子荣等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教导，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形势，深思熟虑，又经过孙达得召开民主会进行充分的讨论，大家不谋而合地得出了“欲制胜以智取为高”的结论，集体制定了作战方案。这就写出了我们军队是一个群策群力的战斗集体，而杨子荣“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这样，在杨子荣单枪匹马雄赳赳地走上威虎山时，就使人明显地感觉到英雄从群众中来，有整个集体作为他的坚强后盾。

《智取威虎山》在塑造少剑波的英雄形象方面，也花了巨大功夫。写出了指挥员

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充分发动群众，善于集中群众智慧的革命品质，和他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驾驭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此外，还有力地写出了像李勇奇、常宝、孙达得等这些军民的英雄群像。

《智取威虎山》所塑造的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形象，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主张写所谓“中间人物”，实际上是写落后人物和反动人物。他们有时口头上也不得不说几句要写英雄人物的话，但是，又强调要写英雄的“缺点”，写他们内心的“阴暗面”，否则就是不真实。对于杨子荣，他们就曾以真实性为借口，主张突出表现他的“强悍粗犷”、匪里匪气。这种谬论，暴露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丑化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形象。

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像杨子荣这样的英雄人物，在我们国家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是成千上万的。戏剧舞台上的杨子荣，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的集中代表。他来自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他是集中地反映了无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正因为这样，他是完全真实的，又是更富有典型性，更理想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杨子荣这样的高大英雄人物登上了舞台，就使历史上的一切所谓英雄豪杰黯然失色，那舞台上嚣张一时的帝王将相，就必不可免地要像座山雕一样，纷纷跌倒尘埃了。

三

《智取威虎山》的卓越成就，首先在于它有革命的政治思想内容，能够很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同时，在京剧艺术的创新和继承问题上，开创了新的道路。

京剧艺术，虽然有比较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如果不加以改造，就根本不能表现新社会、新人物。因此，要使京剧表现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革命，必须创新。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胡说什么“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不准人们去动一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追随者，也跟在后面吵吵嚷嚷，强调什么“京剧姓京”，不准革命。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智取威虎山》就是“破”字当头，大胆突破了京剧的老框框，旧程式，敢于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在京剧艺术的创新和继承

上为我们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从政治思想内容出发，突破了旧京戏的行当限制，对于只适宜于表现帝王将相的显赫地位和所谓风度的那些艺术形式，以及抒发封建官吏和封建文人闲情逸致的那些轻飘飘的唱腔，坚决加以摒弃。同时，调动各种有用的艺术形式，来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充分采用了京剧中激昂的唱腔，丰富的音乐，创造了成套的、有层次的、优美的唱腔，来抒发英雄的革命豪情，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塑造了光辉的音乐形象。这出戏运用了京剧的艺术夸张手法，在舞台调度上突出表现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立，从对比中衬托出英雄的高大。这出戏还借鉴其他艺术（如现代音乐和舞蹈），创造了许多表现革命内容的新形式，杨子荣骑马上山的舞蹈，就吸收了蒙古舞中骑马的动作，追剿队滑雪进军的舞蹈和最后拚刺刀的动作，也是根据部队的生活，借鉴了现代舞蹈的动作创造出来的。总之，无论唱腔的设计，舞台的调度，人物的表演，以至灯光、布景等等每一个细节，无不从生活出发，服从于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这一基本前提。

毛主席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智取威虎山》实践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为京剧革命乃至一切旧的艺术形式的革命，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

不同的阶级对《智取威虎山》有不同的看法。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它不仅政治内容很好，而且艺术水平很高。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却攻击这出戏没有味道。一点也不奇怪，对艺术性的评价从来是有阶级标准的。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只有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美化叛徒，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宣扬低级情调，才有“戏”，才有“艺术”，才有味道。而这种“艺术”，正是腐蚀人们灵魂的毒药和鸦片。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真实地表现了工农兵火热斗争的艺术形式，只有充分地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崇高思想感情的音乐、唱腔、舞蹈、动作，等等，才最有艺术性，才最有味道。《智取威虎山》正是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为广大的革命群众所喜爱。

* * *

京戏舞台上围绕着《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戏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一个方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京剧革命，其罪恶企图就是要通过京剧舞台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毒素，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作

论准备。而革命的京剧，同其他革命文艺一样，则是鼓舞人民的斗志，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为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智取威虎山》从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去表现工农兵，从而通过艺术形象以毛泽东思想去教育工农兵，使京剧舞台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生动课堂，使京剧艺术成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京剧革命，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戏的出现，推动了整个文学艺术的革命，为无产阶级文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提供了“斗批改”的优秀样板。

江青同志说：京剧革命，“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智取威虎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取得了这样优异的成就，是江青同志领导上海京剧院的革命同志，掌握正确的方向，披荆斩棘，发扬无产阶级的战斗韧性，不断加工修改，反复锤炼的结果。《智取威虎山》的改编和演出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在创作和演出上狠下功夫，就能够攻破任何难关，攀登舞台艺术上的高峰。



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钱浩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阶段的时候，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回忆起江青同志带领我们进行京剧革命的战斗历程，我深深感到，《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战线的光焰无际的灯塔，是引导我们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方向盘。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但是，建国十七年来，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以及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他们大肆贩卖修正主义“全民文艺”的黑货，极力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狂热地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一套，让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继续统治戏剧舞台。他们故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向党猖狂进攻。党

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亲自出马，把他的黑手伸进中国京剧院。他在一次接见演员时大放其毒，说什么“今后像《梅龙镇》、《四郎探母》、《二进宫》等思想性较差，艺术性较高的都可以继续上演”。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到处泛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修正主义的恶浊空气笼罩了整个京剧舞台，整个文艺界。

在这个紧要关头，江青同志挺身而出，同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我们闹革命，造旧京剧的反，亲自带领我们改编和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吹响了京剧革命的进军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愿意排演现代戏，并不等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京剧《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满腔热情地改编和排演好革命现代戏，还是对待这一新事物采取消极抵制乃至抗拒破坏的态度。是站在无产



阶级立场满腔热情地歌颂工农兵的高贵品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歪曲丑化工农兵的形象。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让艺术为政治服务，还是片面地强调艺术，用艺术来取消或代替无产阶级政治。是在舞台上把革命的斗争生活表现得“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还是采取所谓“写真实”的态度，用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手法去歪曲这出戏的主题思想。是敢于革命，突破旧艺术形式的框框，创造出新的、适合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还是墨守陈规，死抱着所谓“传统”不放，让崭新的生活去服从古老的艺术手法。总之，在对待如何改编好排演好这出戏，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根本问题上，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不同的艺术观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突出李玉和的高大形象这个问题上。

江青同志指示，要根据沪剧《红灯记》来改编成京剧《红灯记》。《红灯记》剧本一定要突出李玉和这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她说：李玉和既是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又是一个革命先烈的代表，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应当把重点放在李玉和身上，突出李玉和的高大形象。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改编《红灯记》的过程中，却对上欺骗，对下封锁，

背着江青同志另搞一套。他们不去突出李玉和这个英雄形象，而是主张“三代人平分秋色”，甚至用反面人物的大量舞台活动来排挤李玉和。把沪剧《红灯记》剧本中好的东西改没了，不好的东西发挥了，甚至还把别的剧种不好的东西也搬来了。

《粥棚脱险》这场戏，是《红灯记》中描写李玉和从事地下工作，同群众接触的仅有的一场戏。这场戏正面展示了李玉和与劳苦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亲密无间的情景，表现了李玉和在敌人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机智勇敢，沉着老练。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说这场戏“没有戏”，以“照顾京剧特点”为借口，把整场戏砍掉，让李玉和在第四场戏中，用说唱的方式把粥棚脱险的经过追述出来。这实际上是让李玉和向老奶奶和铁梅，自己表扬自己，恰恰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违反了地下工作者的纪律。江青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坚持一定要《粥棚脱险》这场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加上这场戏。但是，在排演中，他们又百般刁难，故意不把这场戏排好，以达到再次砍掉的目的。

《赴宴斗鸠山》这场戏的改编，也经过一场斗争。根据江青同志指示的精神，李玉和受刑后应再次出场，以便更好地表现出李玉和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压倒一切腐朽反动势力的精神力量。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以再上场没“戏”为借口，抗拒江青同志



的指示，迟迟不改。相反，他们却让王连举这个叛徒在叛变后多次出场。经过江青同志坚持斗争，才修改成现在的样子，让李玉和在受刑后以**审判者的姿态**痛斥鸠山，表现了李玉和“要我低头难上难”的英雄本色。

江青同志指示，在《刑场斗争》一场，要为李玉和安排大段的唱，让他在这场戏中，充分抒发革命豪情，唱出他对革命的理想，对革命必胜的信念。通过李玉和这一段唱，表现出李玉和受了酷刑，意志更坚。虽然他知道自己就要被敌人杀害了，但他大义凛然，临死不惧。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他高昂地唱：

革命的红旗高举起，
抗日的烽火已燎原，
日寇，看你们横行霸道有几天。
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
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
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
想到此信心增意志更坚。

这样深刻地展示了李玉和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李玉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使英雄形象升华到最高度，使全剧达到最高潮。根据京剧的表现手法，只有通过成套的、完美的唱腔，才能一泻千里地倾诉出革命者的情怀，迸发出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用鲜血凝结起来的阶级感情，展示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理想。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胡说什

么：李玉和在这场戏中，不宜唱得太多，唱多了，戏就“温”了，会使观众疲乏。他们还大肆贩卖“人性论”，用剥削阶级的母子之情来刺激观众，用酷刑拷打李玉和母子的场面，来极力渲染刑场斗争的恐怖。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艺术创造中要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江青同志要我们用一切美好的东西来塑造李玉和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是说，要用最美的音乐，最好的唱腔，最挺拔的表演动作，最重要的舞台位置，来表现李玉和，使这个英雄形象更突出、更完美、更高大。可是，在排演过程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违背江青同志这个指示。

例如，在第一场戏里，他们让李玉和用大衣遮住脸，在紧张的音乐气氛中走上舞台。上台以后，神情紧张，把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歪曲成胆怯心虚。这样，李玉和一出台，就给观众一种灰溜溜的感觉，而不是一个英俊的形象。他们胡说这样才能够“一开始就抓住观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于是，才改排成现在这样，让李玉和手提红灯，健步上场，然后走到台前，面对观众，观察情况。给人一种安详、坦然的感觉，同时，又表现出革命的警惕性。这样，李玉和一亮相，就给观众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的感觉。

又如，在第五场戏里，李玉和回家后，



发现出事了，他们让李玉和表现得异常紧张，在台上踱来踱去，好像没有主意了。然后，又大肆渲染李玉和一家生离死别的情景。他们还在这一场戏的开头，故意安排了李玉和偷酒喝的情节，说什么这样才挺有生活，挺有风趣，“符合生活真实”。在江青同志极力反对下，他们才被迫砍掉了这个情节。把李玉和回家到被捕那一段改排成：李玉和一进门，看见地上的纸蝴蝶，知道出事了，立即意识到可能被捕，便马上给老奶奶交代战斗任务。在壮别时，让老奶奶请李玉和喝一碗鼓舞斗志的酒。表现出李玉和在临危关头，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革命的利益、党的工作。表现出李玉和一家三代人为革命前赴后继，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编演京剧《红灯记》过程中，对待李玉和采取什么态度，是不是把重点放在塑造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这不是艺术处理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拥护、执行，还是反对、抗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问题，也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家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分水岭。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一直高举毛泽东文艺思

想的红旗，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带领我们冲破重围，克服困难，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种种阴谋诡计，终于编演成功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在京剧舞台上塑造出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革命现代戏《红灯记》的成功，是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讲话》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京剧革命的胜利，标志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被攻破了，古老的京剧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为创造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京剧艺术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京剧舞台变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的阵地。

我作为排演革命京剧《红灯记》的一员，在编演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

回想起来，江青同志的每一指示，都体现了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江青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在京剧革命的大道上，走在最前面的高举红旗的旗手，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江青同志说，“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江青同志的教导，使我更加明确了方向，认识到京剧革命的重大意义，懂得了，作为一个



文艺战士，必须歌颂工农兵，为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立传。不歌颂工农兵，就是犯罪。只有歌颂工农兵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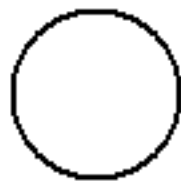
要演好工农兵，要塑造出高大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向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学习，甘当他们的小学生。过去，文艺界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控制下，我们长期脱离工农兵群众，对工农兵群众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和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比较起来，差得更远。因此，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演工农兵，不是要求低了，而是要求更高了，不是困难少了，而是困难更多了。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向前发展，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在不断涌现，而且越来越多。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表演手法都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我们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讲话》这篇光辉著作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

我们演戏，不是简单地给人娱乐、消遣，而是在干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每一个革命演员，都是这支文化军队中的一名战士。我们的最高任

务就是，通过文艺形式，传播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促进共产主义事业早日胜利。这是一个极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实现思想革命化。不可能设想，在台下“私”字当头的演员，能够在台上演好“公”字当头的英雄人物。演戏，不是突出演员，而是突出剧中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我们要打碎资产阶级的“明星制”，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我们要出工农兵的名，出革命现代戏的名，出毛泽东思想的名，永远不要出个人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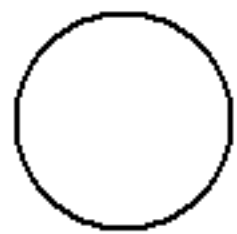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演好革命现代戏的唯一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要把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看成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头等政治任务。要时刻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改造文艺，让舞台上出现更多、更好的工农兵英雄形象。

《讲话》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法宝，是发展革命文艺的指南。在纪念这篇光辉著作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更高地举起这面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永远跟着毛主席，作一辈子革命人，干一辈子革命，演一辈子革命现代戏。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亮文艺界，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



我們工农兵一定要做文艺舞台上的主人

北京光华木材厂紅色造反者



在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阵阵战鼓声中，来纪念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划时代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兴奋，无比自豪。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历史舞台上，人民群众是当然的主人；在文艺舞台上，人民群众也是当然的主人。

几千年来，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被踏在脚下，受剥削，受压迫；而那些寄生虫，帝王将相、老爷太太、资产阶级却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作福作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工农兵才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文艺，混淆黑白，颠倒历史，千方百计美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吸血鬼、寄生虫，把他们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却极力丑化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污蔑为愚昧无知，不敢反抗，不敢革命，

任人摆布的奴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光辉著作《讲话》中，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世界观，制定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毛主席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毛主席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了过来，确立了我们工农兵在文艺舞台上的主人公地位。

建国以来，我们工农兵群众，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斗志昂扬，干劲冲天，发挥了主人翁的精神，创造了可歌可颂的丰功伟绩，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的文艺应当充分地表现这些英雄人物，充分地反映工农兵的革命斗争，教育群众，鼓舞革命热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保卫我们的命根子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一伙，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长期以来，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唯一正确的方向。他们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死人洋人，资产阶级盘踞舞台。他们利用文艺，大放毒草，大造舆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于他们这种罪恶活动，我们工农兵绝对不能容忍！

我们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推行过陆定一、周扬这一套货色。他们组织所谓“业余剧团”，花了一万六千多元钱购置服装道具，大演《四郎探母》、《龙凤呈祥》、《三不愿意》等等坏戏，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民族败类，可耻叛徒，妄图消磨工人革命意志，毒害人们的灵魂。但是，他们这一套遭到了我们工人群众坚决抵制，不买他们的账，不看他们的戏。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陆定一、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来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照耀下，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一批优秀的革命样

板作品涌现出来了。我们热烈欢呼，大声叫好，一千个好！一万个好！

我们厂的许多工人看过革命京剧现代戏后，扬眉吐气，兴奋地说：“这才是我们爱看的京戏，它写咱工农兵，演咱工农兵，看起来带劲，也受教育。”“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好。革命现代戏把我们工人阶级的形象像真的一样演出来了。周扬他们搞的那一套，总是歪曲、污蔑咱们工农兵，真叫人气愤！”

我们工农兵一定要做文艺舞台上的主人。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我们工农兵占定了！

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掌握文艺这个武器，不但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还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先锋战士。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挖掉，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霸占的文艺舞台统统夺回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我们就坚决反对，坚决批判；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我们就坚决支持，坚决拥护。我们也要把我们火热的斗争写出来，演出来，把群众性的革命文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让我们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永远矗立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让我们的文艺永远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韩爱晶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满怀革命激情纪念这个不平常的日子。

毛主席的《讲话》，对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最系统的精辟分析和科学总结。《讲话》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文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最高峰，是战胜现代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

用的。”这是一条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阳奉阴违，百般抵制。他们长期窃踞文艺界的领导权，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在戏剧、电影、文学、美术等领域内，把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放出笼，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泛滥大开绿灯。他们给封建残余势力呼唤亡灵，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他们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古人、牛鬼蛇神充斥舞台，而广大的工农兵在舞台上则没有地位。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空气。这种充满毒素的霉烂空气，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瓦解和破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权威”、“大人物”，谁也触犯不得，谁也反对不得，稍有反抗，稍有“越轨”，立即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忠于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革命左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夺权和反夺权、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天巨浪，冲垮了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盘踞的顽固堡垒，荡涤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的污泥浊水。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连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齐遭到了灭顶之灾。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得到了真正贯彻。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在江青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经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批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样板戏诞生了！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冲破重重阻力，从一小撮资产阶级统治的文艺旧营垒中杀

了出来。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百花盛开的季节来到了。广大的工农兵，昂首阔步登上戏剧舞台。一个阶级上台了，一个阶级下台了，这是一场多么深刻的变革啊！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讲话》的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这部光辉著作，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斗倒、斗臭，批深、批透，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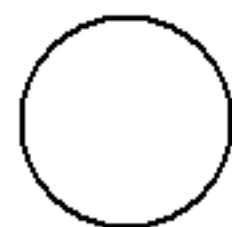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本文作者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



智取威虎山

(剧本)



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

人物表

杨子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排长	常宝·····猎户女儿
少剑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团参谋长(代号二〇三)	常猎户·····常宝的父亲
孙达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排副排长	李妻·····李勇奇妻
白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卫生员	张大山·····铁路工人
高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警卫员	群众若干人
董中松·····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座山雕·····威虎山匪首，国民党伪 “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旅长”
李鸿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栾平·····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
栾超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大麻子·····威虎山匪首座山雕的“参谋长”
战士若干人	塌鼻子·····威虎山匪首座山雕的“副官长”
李勇奇·····铁路工人	匪连长·····威虎山的土匪
李母·····李勇奇的母亲	众匪

第一场 乘胜进军

〔一九四六年冬季。东北牡丹江一带。〕

〔林海雪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追剿队全副武装，红旗前导，急驰上。〕

栾超家：报告二〇三，来到三岔路口！

少剑波：停止前进！

栾超家：列队！

〔众列队。〕

〔高波递地图。〕

少剑波：〔看地图，辨地形〕栾超家。

栾超家：到。

少剑波：原地休息。

栾超家：是。李鸿义，警戒。

〔李鸿义放哨，下。〕

栾超家：〔转对来的方向作手势〕司务长！原地休息！

〔内应声。马嘶声。〕



〔众踏脚取暖，抖掉身上的积雪。〕

少剑波：大家累了吧？

众战士：不累！

少剑波：好！同志们！杨子荣、孙达得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座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要有继续作战的精神准备。

众战士：是。

少剑波：同志们，这次团党委选拔我们三十六个人组成追剿队，深入林海雪原，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众战士：坚决完成任务！

李鸿义：（上）报告二〇三，杨排长他们侦察回来了！
〔杨子荣、孙达得上，敬礼。〕

杨子荣：报告！

少剑波：子荣同志，你们辛苦了！

杨子荣：我们奉命化装侦察，一路很难找到老乡，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森林小铁路咽喉要地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

少剑波：好。

杨子荣：（唱“西皮摇板”）

这一带常有匪出没往返，
番号是“保安五旅第一团”。
沿铁路大小站俱遭劫难，（转“西皮流水”）
昨夜晚黑龙沟又受摧残。
全村里死沉沉焦上一片，
座山雕心狠手辣罪恶滔天。
行凶后纷纷向夹皮沟流窜，
据判断这惯匪逃回威虎山。

少剑波：同志们！我们已经侦察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要紧紧跟踪。攀超家，今晚到黑龙沟宿营。——子荣同志！

杨子荣：到。

少剑波：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你带孙达得、董中松、李鸿义（三人应声出列）继续向前方侦察，不要错过一切有关土匪的线索！

杨子荣：是。出发！

〔杨子荣、孙达得、董中松、李鸿义转身急下。〕

少剑波：同志们！（唱“西皮散板”）

追剿队为人民肩负重担，
支前綫安后方志如铁坚。
越峻岭攀绝壁冲破艰险，
定要叫阳光普照幽谷深山！

〔众“亮相”。〕

——灯暗·幕急落

第二场 夹皮沟遭劫

〔黄昏。夹皮沟村头。〕

〔国民党“保安第五旅”匪首座山雕、大麻子、塌鼻子率众匪逃向村中窥视。〕

大麻子：三爷，这次回山，一道儿上，捞到不少东西了；这夹皮沟就在咱们家门口，这回先别动它啦。

座山雕：还管那些！参谋长，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大麻子：（会意）明白啦。

〔大麻子率众匪进村。塌鼻子正欲进村，被座山雕叫住。〕

座山雕：副官长，一撮毛去找乐平，有几天啦？

塌鼻子：整十天了，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哪。

座山雕：瞎！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不久就要向北满大举进攻！

塌鼻子：还能盼到这一天哪？



座山雕：你忘啦？上次在牡丹江开会，侯专员不是说过么，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着老蒋调兵遣将，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塌鼻子：好！这一下子可该出出咱们这一肚子闷气啦！

座山雕：嗯！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是赶快扩充实力。

塌鼻子：是。只要一撮毛能找着乐平，把许大马棒的联络图弄到手，这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啦。

座山雕：就是呀。嚟，听说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让他弄了去呀！

塌鼻子：三爷，您放心，一撮毛跟乐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啦！

座山雕：哈哈！（唱“西皮散板”）

世代独霸威虎山，
“三朝元老”威名传。

塌鼻子：可不！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哪。

座山雕：哼哼！（接唱）

美蒋搭伙打内战，
我要夺这三江四省半边天！

〔座山雕得意忘形地率塌鼻子冲进村去。〕

〔村内火光四起，哭喊声大作。〕

〔李勇奇扛猎枪，提猎物上。〕

李勇奇：（唱“西皮散板”）

火光冲天人喧嚷，（“西皮快板”）

母叫子来儿喊娘。

土匪又来烧杀抢，

豁出性命拼一场！

〔众匪强拉男女青壮村民，绳捆索绑上。李勇奇与匪扭打，群众被匪拉拽、殴打，下。〕

〔李勇奇妻被拉上，李母抱婴儿赶上。匪连长夺过婴儿掷死岩下。李勇奇怒极，与匪格斗，左膀被打伤。〕

〔座山雕上，向李勇奇开枪，李妻以身遮护，中弹亡。座山雕等下。〕

李勇奇：（悲愤地望着妻子）孩子他妈！孩子他妈！
孩子他……

李母：（扑过去，惨叫）孩子他妈！

李勇奇：（唱“西皮快板”）

霹靂一声灾祸降，

熊熊怒火烧胸膛。

眼看我妻血泊躺，

眼见我儿岩下亡！

深仇大恨誓要报——

座山雕！（接唱）

抓住你刀劈斧剁把血债偿！

〔李勇奇欲去拼命，土匪冲上，缠住李勇奇。〕

李母：勇奇！

〔李勇奇奋力挣扎。〕

——幕 落

第三场 深山问苦

〔午后。偏僻的山坳里。远望山峦重叠，林间透过几缕阳光。近旁有所窄小木屋，桌上碗筷狼藉。〕

〔常宝在屋里收拾桌子，常猎户在屋外眺望后，匆匆回屋。〕

常宝：爹，刚才来的那一男一女真不讲理，把咱家刚弄到的一点孢子肉，都吃光了。

常猎户：常宝，这儿待不住啦！咱们得赶紧走！

常宝：走？

常猎户：你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常宝：那男的不是说，他是解放军吗？

常猎户：哼！八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一撮毛，是土匪。

常宝：啊！

常猎户：他没认出我来，我可认出他来了。快，把



你藏的那几张皮子带着，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

常宝：噢。（收拾）

常猎户：（自语）前几天来的那两个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还帮助穷人闹翻身，也不知是真是假呀！

常宝：爹，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不会说瞎话。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我早就冻死了！

常猎户：对！咱们赶紧打听打听去。

〔常宝取出皮子、猎枪，常猎户打点好包裹，出门，听到脚步声。〕

常宝：爹，又有人来了！

〔常猎户急捂常宝嘴。〕

常猎户：别说话啦！

〔二人退回屋里，凝神谛听。〕

〔杨子荣、孙达得、董中松、李鸿义身着披肩，风帽蒙着军帽上的红星，踏雪走来。他们机警地侦察着沿途动静。〕

杨子荣：（唱“西皮散板”）

在途中靠老乡热情指点，

紧跟踪可疑的一女一男。

深山里无路径形迹不见——（察看地势）

老孙，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

孙达得：是呀，上次我跟你来过呀。

杨子荣：对。（接唱）

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

孙达得、李鸿义同志，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

孙达得：是。（下）

李鸿义：是。（下）

杨子荣：小董，警戒！

董中松：是。（暗下）

杨子荣：（走到屋前）老乡，老乡！

〔常猎户紧张地由屋内出来。〕

常猎户：（打量面前的陌生人）你找谁？

杨子荣：连乡亲都不认识啦？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常猎户：你是皮货商？

〔常宝从屋出来，常猎户急忙阻止，但已不及。〕

杨子荣：（对常宝）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么？

常宝：（欲语突止，点点头）……

杨子荣：（有所觉察，但不动声色）好聪明的孩子。

常猎户：（抢过话头）他是哑巴。

杨子荣：哦，对对对。

常猎户：（细看杨子荣，认出）哦，你是杨掌柜的。

杨子荣：是呀。

常猎户：来，屋里坐，屋里坐。

〔同进屋，坐下。〕

杨子荣：（对常猎户）她好点儿了吧？

常猎户：（急接）好点儿了。对了，咱们还认过乡亲呢。说实话，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杨子荣：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拉下风帽，露出红星）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常猎户：（半信半疑地）你也是解放军？

杨子荣：是呀。您见过解放军？

常猎户：（掩饰地）没有，没……没有！

杨子荣：上次来，没跟您多说。我就是从山东过来的。老常，咱家乡可不像当年您闯关东时候那样苦啦！

常猎户：那好啊。可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杨子荣：打土匪！

常猎户：打土匪？能行！

杨子荣：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哪！我告诉您，咱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大股土匪已经打垮，剩下座山雕这些顽匪逃进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地把他们消灭掉！

常猎户：那敢情好啊！

杨子荣：老常，这一带叫座山雕糟踏得够苦啦！你们爷儿俩躲在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哪！

常猎户：（悲愤地）座山雕哇！……



楊子荣：老常，說吧！

常猎戶：（不願触及伤心事）八年了，別提它了！

常 宝：（情不自禁地）爹——！

常猎戶：（一惊，痛苦地）常宝，你……

楊子荣：（无限深情地）孩子！有共产党、毛主席給你們作主！說吧！

常 宝：叔叔！我說，我說！（唱“倒板”）

八年前风雪夜大禍从天降！（“原板——
娃娃調”）

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

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

爹逃回我娘却跳澗身亡。

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

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轉“快二六”）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盼星星盼月亮，

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話讲，

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

只盼——討清八年血泪賬，

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上山岡、杀
尽豺狼！

（在常宝訴苦时，常猎戶也悲痛地听着。）

楊子荣：（憤激地，唱“西皮原板”）

小常宝控訴了土匪罪状，

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滿腔。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賬，

要报仇，要伸冤，血債要用血来償。（轉

“西皮流水”）

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

翻身作主人，深山見太阳。

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

管叫山河换新装。

这一帶也就同咱家乡一样，

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常猎戶：（激动地）老楊！

〔同坐。〕

常猎戶：老楊，这話說到我心里去了。嗒，打座山雕可不易呀，几十年换了几个朝代，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往威虎山跑，仗着那九群二十七地堡，能攻、能守、又能溜，誰也摸不着他。

楊子荣：是呀，是有难处。听說上山这道儿就很难闖啊！

常猎戶：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敌”呀！加上防守严密，层层崗哨，誰上得去呀！

楊子荣：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常猎戶：后山还有条险路。那儿是陡壁悬崖，草深林密，沒有人敢走，土匪也沒設防。八年前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楊子荣：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只要咱們大家一条心，就沒有攻不下的山头。

常猎戶：对！就盼着这天哪！老楊，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刚才这儿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可他也說是解放軍。

常 宝：八年前，我爹在威虎山見過他，他叫一撮毛。

楊子荣：一撮毛！他还說过些什么？

常猎戶：他管那女的叫嫂子，又說是什么樂平的把兄弟。

楊子荣：（听到这里，脫口而出）樂平？

常猎戶：看样儿那女的是樂平的老婆。一撮毛跟她大吵大鬧，为了爭夺一张什么图？

常 宝：联络图。

常猎戶：对。

楊子荣：联络图？

〔董中松暗上，在屋外巡視。〕

董中松：（叫門）排长！

〔楊子荣開門。〕

董中松：老孙他們回来了。

〔孙达得、李鴻义上，进屋。〕

孙达得：（招呼常猎戶）老乡。

李鴻义：老楊，我們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只血手套，近旁还有一具女尸。（递手套給



楊子荣)

孙达得：我們在周围搜索，因为风雪太大，埋沒了脚印，不知凶手逃到哪儿去了。

楊子荣：老常，这只手套您見過吧。

常猎戶：(看手套)嗯，这手套是一撮毛的。

楊子荣：一定是他杀了人，搶走了“联络图”。这跟樂平可有什么关系呢？

董中松：(拉楊子荣至一旁)排长，你在九龙汇逮住的那个土匪，不就叫樂平嗎？

楊子荣：对，就是他！同志們，这桩凶杀案很复杂，牵涉到在押的樂平。董中松，我跟老孙、小李去捉凶手。你把情况向二〇三汇报。我建議提审樂平，追查联络图！

董中松：是。(跑步下)

楊子荣：老常，事情急迫，不能跟您多談了。这点干粮，給你們留下。

(楊子荣解下干粮袋交給常猎戶；孙达得等也解下粮袋交給常宝。)

常宝：(感动地)叔叔……

楊子荣：看来这儿你們也待不住了，先避一避。我們部队来了就好办了。老常，咱們再見了。

常猎戶：老楊，哪儿去？

楊子荣：追捕一撮毛。

常猎戶：不行啊！一撮毛准是奔威虎山去了。这里的道儿本来就很难走，眼下大雪封山，生人就更摸不着了。来，我們爷儿俩給你們带路！

楊子荣：老常，謝謝您！

——幕 落

第四場 定 计

(清晨。追剿队宿营地黑龙沟。)

(門外狂风呼啸，大雪飞舞。少劍波面对地图，轉入沉思，凝望窗外。)

少劍波：(唱“二黄倒板”)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蕩，(“回龙”)

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銀装，好一派北国风光。(“二黄慢板”)

山河壮丽，万千气象，

怎容忍虎去狼来再受創伤！(轉“二黄原板”)

党中央指引着前进方向，

革命的烈焰势不可挡。

解放军轉战千里，肩負着人民的希望，要把紅旗插遍祖国四方。

哪怕它美蒋勾結、假談真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

怎禁我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以一当十，誓把反动派一扫光。(轉“二黄快三眼”)

战友們在毛泽东旗帜下成长，

三十六顆紅心向太阳。

破风雪如閃电奔馳山岡，

披荆斬棘，愈战愈强。

經得起风，頂得住浪，

在革命的熔炉中百炼成鋼。

座山雕不过是美蒋陪葬，

踞深山垂死掙扎也难逃覆灭下場。

(楊子荣上。)

楊子荣：报告！

少劍波：进来。

(楊子荣进屋。)

少劍波：子荣同志，辛苦了！凶手抓到了？

楊子荣：抓到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递图和信)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猎戶老常給我們带路哇。凶手先还冒充咱們的军区偵察員，經過猎戶老常当面揭发和我們严厉追問，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一撮毛。

少劍波：好哇！猎戶對我們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們：“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



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啊！

楊子荣：是啊。猎户老常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画了一张草图。

（递草图）一撮毛供认了山前的这条明道，他说这儿没工事，很容易上，显然是谎话。山后这条险路，他可没交代。

少剑波：嗯。你们把猎户父女安置好了吗？

楊子荣：我们把所带的干粮全留给了猎户父女，他们准备在咱们向前推进之后，再搬到夹皮沟去。

少剑波：好。（看图和信）噢，老杨，过去乐平可没交代过这张图啊。

楊子荣：对。一撮毛说，联络图上标着奶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三百处，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呀！

少剑波：现在高波已把乐平押到，咱们就审问乐平，弄清联络图。

楊子荣：好，我去带乐平。

少剑波：老杨，乐平是你的老对手，还是由你来审。

楊子荣：是。

〔少剑波进套间。〕

楊子荣：（对放哨的战士）小张，叫高波把乐平带来。

〔高波押乐平上，进屋。乐平见楊子荣，一楞，过去招呼。〕

〔楊子荣一指座椅，乐平坐下。〕

楊子荣：乐平，这一向交代得怎么样了？

乐平：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代什么。

楊子荣：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

乐平：一样东西？

楊子荣：一样重要的东西！

乐平：长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哇！

楊子荣：一张图！

乐平：图！

楊子荣：一张联络图！

乐平：（一惊）啊！

楊子荣：你是争取立功赎罪，还是坚决与人民为

敌？

乐平：（故作镇定）别忙，我想想。（装腔作势）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许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哇。

楊子荣：你交代得很不彻底呀！

乐平：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也没见到过。

楊子荣：乐平，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乐平：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楊子荣：我问你，你在奶头山是干什么的？

乐平：这您知道哇，我是联络副官呀！

楊子荣：哼！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也没看见过联络图，装得倒不错呀！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高波，押下去！

高波：走！

乐平：（慌张）姓乐的该死，该死！我对不起长官！现在我说实话。是有一张图，叫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三百处。现在在我老婆手里。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我老婆，把这张图要来，献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楊子荣：你除了联络这三百处，别处就不管了吗？

乐平：别处就是座山雕了。不过，座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我跟他很少联络。去年座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我都没去。

楊子荣：（注意他的口供，决定不再问下去了）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带下去！

高波：走！（押乐平下）

〔少剑波由套间出。〕

楊子荣：这家伙真狡猾呀。

少剑波：（风趣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哇！有关联络图的事儿，他今天的口供跟一撮毛倒是一致的。

楊子荣：可他无意中又说出了百鸡宴，这封信上座山雕又请他赴宴，我看里面还有问题呀。

少剑波：对。



孙达得：（上）报告！

少剑波：进来。

（孙达得进屋。）

少剑波：达得同志，什么事呀？

孙达得：二〇三，咱们在这儿住了好几天了，同志们

们都写请战书呐。

少剑波：是你带的头吧？

孙达得：我……

少剑波：哈哈哈哈哈！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情况是：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座山雕跑不了！为了支援我军主力南进，解除后顾之忧，一定要尽快消灭这股顽匪。

孙达得：所以大家着急呀！

少剑波：同志，座山雕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威虎山工事复杂，用奇袭奶头山的办法，又不行；咱们的任务急迫，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吃掉，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达得同志，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要同志们好好讨论一下。

孙达得：是。（下）

（杨子荣欲下。）

少剑波：老杨，你对攻打威虎山有什么想法？

杨子荣：我考虑得还不成熟。

少剑波：老杨啊，你是不到火候不揭锅呀！

杨子荣：我想再审一撮毛，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鸡宴的情况。

少剑波：对。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杨子荣：是。（下）

少剑波：（唱“西皮快三眼”）

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
细分析把作战计划反复推敲。
威虎山倚仗着地堡暗道，
看起来欲制胜以智取为高。
逃能手扮土匪钻进敌心窝，

方能够里应外合捣匪巢。

这任务重千斤派谁最好？——（思考，
接唱“西皮原板”）

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

他出身雇农本质好，

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

老父亲被地主逼得悬梁上吊，

老母亲气成疯癫死在荒郊。

满怀深仇把救星找，

找到了共产党走上革命的路一条。（转
“西皮快二六”）

参军后立誓把剥削根子全拔掉，

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功劳。

他曾经仗孤胆炸毁敌碉堡，

他曾经把敌人的军火仓库烧。

他多次凭机智深入敌区搜集情报，

他也曾虎穴除奸救出多少战友和同胞。

入林海他与土匪多次打交道，

擒乐平、逮胡标、活捉一撮毛。

这一次若派他单人入险要，

相信他——

心红红似火，志坚坚如钢，定能够战胜
顽匪座山雕。

（孙达得上，进屋。）

孙达得：二〇三！

少剑波：老孙，民主会开得怎么样？

孙达得：大家仔细研究了敌情，认为我们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匪巢……

少剑波：说得对。

（杨子荣上，进门，行匪礼。少剑波打量他，孙
达得惊讶地望着。）

杨子荣：胡标前来献图！

少剑波：胡标？老杨，你考虑成熟了？

杨子荣：（含笑点头）……

少剑波：大家坐下来谈。（同坐）快说，你有什么想
法？

杨子荣：二〇三，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智取。

少剑波：对。



楊子荣：敌人的百鸡宴倒是一个好机会。

少劍波：百鸡宴的情况弄明白啦？

楊子荣：弄明白了。每年腊月三十晚上，为座山雕庆寿，要用一百家的鸡摆下筵席，这就叫百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把明堡暗道全弄清楚，然后利用百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少劍波：追剿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楊子荣：对，二〇三，我是老偵察員，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孙达得：同志們也提議要老楊担当这个任务。

少劍波：我也是这么想。真是不謀而合呀！哈哈哈哈哈！达得同志，（递联络图）你把这张图拿去复制留底，我和老楊再詳細商量一下。

孙达得：是！（下）

少劍波：老楊，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嗎？

楊子荣：我有四个有利条件。

少劍波：哪四个？說說看。

楊子荣：这一，我早已熟悉土匪黑話，掌握了奶头山的情况，作好了充分准备。

少劍波：二呢？

楊子荣：許大馬棒刚垮台，我可以扮作他的飼馬副官胡标；这个人现在在我們手里，座山雕又沒見過他，不会露出破綻。

少劍波：（贊賞地）好！

楊子荣：这三，我把联络图帶給座山雕，作为进見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少劍波：对。

楊子荣：这第四个条件最重要……

少劍波：就是革命軍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楊子荣：二〇三，你是了解我的。

少劍波：老楊，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楊子荣：劍波同志！（唱“西皮原板”）
共产党員时刻听从党召唤，

专拣重担挑在肩。

一心要砸碎千年铁鎖鏈，

为人民开出万代幸福泉。（轉“西皮流水”）

明知征途有艰险，

越是艰险越向前。

任凭风云多变幻，

革命的智慧能胜天。

立下愚公移山志，

能破万重困难关。

一顆紅心似火焰，

化作利劍斬凶頑！

少劍波：老楊，我完全相信你。你騎上許大馬棒的青鬃馬，按照猎戶老常指引的路綫，往东北方……

楊子荣：繞道上山。

少劍波：你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练习滑雪，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楊子荣：我把情报按照記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少劍波：我在本月二十六日派孙达得去取情报。

楊子荣：我保证准时送出。

少劍波：好。追剿队接到你的情报，立即出发。我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股頑匪歼灭在威虎山！

楊子荣：二〇三，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少劍波：子荣同志！大胆、謹慎！（唱“西皮快板”）
相信你定能够完成重任，
这件事关系大举足重輕。
还要开支委会討論决定，
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

楊子荣：对！

〔二人“亮相”。

——灯渐暗·幕落



第五场 打虎上山

〔前一场的几天后。〕

〔威虎山麓，林海雪原。〕

楊子荣：〔内唱“二黄倒板”〕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楊子荣改装，迎风踏雪上。策馬馳騁。〕

楊子荣：〔唱“回龙”〕

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下馬）〔唱“二黄慢原板”〕

願紅旗五洲四海齐招展，

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

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

迎来春天换人間。（轉“西皮快板”）

党給我智慧給我胆，

千难万险只等闲。

为剿匪先把土匪扮，

似尖刀插进威虎山。

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洞，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淵。

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

搗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

〔虎嘯声。〕

楊子荣：虎！

〔楊子荣拔枪打虎。虎哀鳴倒地死去。馬嘶。〕

〔枪声传来，楊子荣警惕地向枪声处张望。〕

楊子荣：啊，枪声！匪徒已經下山来了。（鎮靜地）

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了一群。叫你同样逃脫不了覆灭的下場！

〔大麻子內喊：“站住！”大麻子率众小匪上。〕

〔楊子荣挺身迎上前去，行匪礼。〕

大麻子：“磨菇溜哪路？什么价？”

楊子荣：〔昂首不答〕……

小匪甲：〔发现楊子荣打死的老虎〕哎呀！老虎！

〔众小匪慌张后退。〕

楊子荣：哈哈，好大胆哪，那是一只死虎。

小匪甲：〔略张望〕好枪法！天灵盖都打碎了！

大麻子：是你打死的？

楊子荣：它撞到我枪口上了。

大麻子：你的家伙呢？

楊子荣：别害怕。（把枪扔給小匪甲）

大麻子：好样儿的！是哪山头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楊子荣：〔反問〕看样子，你們是威虎山的人啦？

大麻子：那还用說。（自觉失言）嗯！你到底是哪山头的？

楊子荣：这个你别問。我要面見崔旅长，有要事相告。

大麻子：你怎么连山礼山規都不懂？你不是溜子，是空子！

楊子荣：是空子，也不敢来鬧威虎山哪！

大麻子：“么哈？么哈？”

〔楊子荣不答。〕

小匪甲：說！

楊子荣：〔傲岸地〕不見到崔旅长，你們什么也别想問出来！

大麻子：好！咱們走！（掖枪）

〔楊子荣示意抬虎、牵馬，昂然前行，下。〕

大麻子：把虎搭着，牵着馬！

〔众匪抬虎、牵馬。〕

——幕落

第六场 打进匪窟

〔紧接前場。〕

〔在一声沉悶的鑼声中幕启。〕



〔威虎厅内，灯火通明。〕

〔座山雕踞坐虎皮交椅上。“八大金刚”杂乱地分立两旁。众小匪立于厅内左后方。〕

〔座山雕示意大麻子带人。〕

大麻子：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杨子荣昂首阔步走上。〕

杨子荣：（唱“西皮快板”）

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
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
任凭那座山雕凶焰万丈，
为人民战恶魔我志壮力强。

〔杨子荣向前行匪礼。〕

座山雕：（突然地）“天王盖地虎！”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

匪金刚：“么哈？么哈？”

杨子荣：“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啦？”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座山雕用枪击灭一盞油灯的灯头。杨子荣向大麻子要过手枪，一枪击灭两盞油灯的灯头。众匪窃窃私议。〕

座山雕：照你这么說，你是許旅长的人啦？

杨子荣：許旅长的飼馬副官胡标！

座山雕：胡标？你既是許旅长的人，我問問你，什么时候跟的許旅长？

杨子荣：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座山雕：听说許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杨子荣：两件珍宝。

座山雕：哪两件珍宝？

杨子荣：好馬快刀。

座山雕：馬是什么馬？

杨子荣：卷毛青鬃馬。

座山雕：刀是什么刀？

杨子荣：日本指揮刀。

座山雕：何人所贈？

杨子荣：皇軍所贈。

座山雕：在什么地方？

杨子荣：牡丹江五福楼。

座山雕：（略停）你既是許旅长的飼馬副官，上次候专员召集开会，我怎么只見到樂平樂副官，沒见到你呀？

杨子荣：崔旅长，我胡标在許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哪儿比得上人家樂平樂副官，出头露面都是人家呀！

座山雕：你来到威虎山打算怎么办？

杨子荣：投奔崔旅长，也好步步登高。今天初登門坎，各位老大就是这样不信任我，可有点不仗义了吧？

座山雕：嘿嘿嘿嘿！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

〔座山雕示意，金刚甲敬酒、金刚乙送烟袋，杨子荣均用匪礼接过。〕

座山雕：你来投我，就是山穷水尽也要有个进見礼呀。

杨子荣：带来了許旅长的宝馬；在山脚下，托您的威风，又收拾了一只斑烂猛虎！

匪金刚：三爷五十大寿，有人献宝。

〔座山雕大喜，众匪大笑。〕

座山雕：胡标，奶头山何日失陷？

杨子荣：腊月初三。

座山雕：你怎么走了这么多日子？

杨子荣：崔旅长，我胡标这一趟来得可不容易呀。奶头山被攻破，我从腊烛台逃走，在梨树湾避了几天风。

座山雕：梨树湾？

杨子荣：就是樂平他三舅家。

座山雕：你見着樂平了？

杨子荣：見着了。

座山雕：那一撮毛呢？

杨子荣：一撮毛？沒見着。

座山雕：沒見着？一撮毛下山半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胡标，你来了，那樂平呢？

杨子荣：樂平？瞎！别提啦！

座山雕：怎么啦？



楊子荣：我……

〔座山雕示意，小匪退下。〕

座山雕：胡标，樂副官到底怎么回事？

楊子荣：（捶拳）一言难尽！（唱“西皮小倒板”）

提起樂平气难按——

座山雕：他怎么啦？

楊子荣：（接唱“西皮原板”）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座山雕：噯，那姓樂的是个外场人，他怎么不讲义气？

楊子荣：（接唱）

奶头山被攻破我二人幸免，

我劝他改换門庭投靠威虎山。

（众匪金刚得意。）

座山雕：他来不来呢？

楊子荣：（接唱）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

他不該——

他不該恶語伤人吐狂言。

座山雕：他說什么？

楊子荣：他說……

座山雕：（急不可待地）老胡，你說，你快說呀！

楊子荣：（接唱）

座山雕也要听侯专员調遣！

座山雕：（暴跳）啊！我听他的調遣！？

匪金刚：去他的，什么玩意儿！

楊子荣：樂平他还有話哪！

匪金刚：他說什么？

楊子荣：（接唱）

八大金刚无名鼠輩更不值一談。

匪金刚：（激怒）啊！？这个兔崽子！

楊子荣：（唱“西皮流水”）

他自称凤凰要把高枝占，

侯专员树大根深是靠山。

匪金刚：（夹白）去他的吧！

楊子荣：（接唱）

說話間掏出图——一卷！

座山雕：（夹白）图？

楊子荣：（轉“西皮搖板”）

投专员献宝图定可升官。

座山雕：是那張联络图嗎？

楊子荣：对，正是那張秘密联络图。

座山雕：（着急地）这么說，他把那張联络图献给侯专员啦？

楊子荣：您先别急呀。（唱“西皮搖板”）

他得意洋洋笑眯了眼，

从屋里搬出——（轉“西皮流水”）

洒一坛。

我一連灌他八大碗，

樂平他醉成泥一滩。

当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得下手就下手！

匪金刚：对，搶他的！

楊子荣：这时候，乘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

座山雕：宰了他！

楊子荣：不能啊，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啦！

座山雕：（改口）对，对，友情为重，友情为重。老胡，說下去呀。

楊子荣：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座山雕：你怎么着？

楊子荣：我——（接唱）

我乘机把他这件衣服换，

跨上了青鬃馬，趁着漫天大雪，

一口气跑上威虎山。

座山雕：这么說，联络图在你手里？

楊子荣：（輕輕地一笑）哈哈！（接唱）

崔旅长抬头請观看，（举图）

宝图献到你面前。

〔座山雕接图，看图，众匪聚观。〕

匪金刚：老胡了不起！好汉子！

座山雕：（狂喜）哈哈哈哈哈！（唱“西皮散板”）

联络图早为我朝思暮想，（轉“西皮流水”）

今日如願遂心腸。

各路人馬我执掌，

称雄称霸在牡丹江。



胡标可算情义广，
你的功劳非寻常。

好，老胡，真有你的！

楊子荣：崔旅长，联络图一到手，这牡丹江一带可全是我们的啦！

座山雕：对对对，老胡说对。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匪金剛：全仗三爷啦，哈哈哈哈哈！

楊子荣：（冷笑）嘿嘿嘿嘿！

座山雕：老胡，你给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楊子荣：谢三爷。

座山雕：慢！（稍停）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楊子荣：（行匪礼）谢三爷提拔。今后全靠三老四少、各位老大多多包涵！

匪金剛：好说，好说。

大麻子：拿酒来！

〔牌子。小匪上，分送酒。〕

大麻子：大家干一碗，祝贺老九荣升！

匪金剛：祝贺九爷荣升！

座山雕：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楊子荣：（唱“西皮流水”）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楊子荣带着胜利的微笑，一饮而尽。〕

——灯暗·幕落

第七场 发动群众

〔夹皮沟。李勇奇家内外。室内有套间。墙上留着焚烧过的痕迹。〕

〔中午。风雪交加。〕

〔李母在灶台前，揭开锅盖，见空无所有，摇头啜叹；一阵狂风吹过，她瑟缩踉跄地走至桌旁。〕

李 母：（唱“二黄散板”）

风雪穿墙刺骨冷，

衣单粮尽愁煞人。

呼儿唤媳都不应，

血海深仇恨难平。

〔张大山上。〕

张大山：大娘。

李 母：大山哪！

〔李母开门，张大山进屋。〕

张大山：大娘，今儿病好点了吧？

李 母：早晨起来头更晕了。

张大山：您的病呀，是速急加饿。我家里还有点儿薯根，您先点点饥。

李 母：大山，老给你们添麻烦，可真过意不去呀。

张大山：大娘，勇奇在，他照顾您；他不在，还有我们大家呢。

〔张大山烧水。〕

〔李母持薯根进内室。〕

〔李勇奇上，推门进屋。〕

张大山：（一惊）勇奇！

李勇奇：大山！

〔李母从内室出。〕

李勇奇：妈！

李 母：勇——奇——！（唱“二黄散板”）

难道说与孩儿相逢在梦境，

你这样浑身伤痕叫妈怎不心疼。

你走后我哭干眼泪一气成病！

李勇奇：（接唱）

在匪窟日夜里思念母亲。

李 母：（接唱）

妈的病多亏了——（转“二黄紧原板”）



乡邻照应。

李勇奇：（接唱）

谢乡邻情谊深！

张大山：（接唱）

理当尽心。

李母：（接唱）

你怎样离虎口逃脱性命？

李勇奇：（接唱）

跳悬崖翻山岭冲出狼群。

李母：（接唱）

母子们得重逢悲喜交并，

越是喜越想念儿娘孙孙！

李勇奇：（接唱“二黄垛板”）

多少仇来多少恨，

点点滴滴记在心。

今朝留得青山在，

来日奋力杀仇人！

（群众内喊：“大兵进村了！”）

张大山：啊！座山雕又来了？

李勇奇：追我来了！？

张大山：你快躲一躲，我出去看看。（下）

李母：这可怎么好哇！

李勇奇：要真是追我来了，我就跟他拚！

李母：孩子，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叫妈怎么活呀！

你还是躲躲吧！

李勇奇：躲？妈，往哪儿躲呀？反正豁出去了！今

天是拚一个够本，拚俩赚一个！

李母：勇奇，这可不行啊！

（董中松、李鸿义上。）

李鸿义：咱们再到这家看看。

董中松：（敲门）屋里有老乡吗？

李勇奇：有！人还没死绝哪！

李母：勇奇！

董中松：老乡，老大娘，开开门吧！

（李勇奇猛然把门打开，随着一阵寒风，董中松、

李鸿义进屋。董中松关上们。

（李母一惊，护着李勇奇。）

李鸿义：老大娘，别害怕，我们是……

李勇奇：少罗嗦！

董中松：老乡，你可别弄错了！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

放军！

李勇奇：解放军？！（打量对方）哼！这号“军”，那

号“军”，我见得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

想怎么着，就直说吧！要钱，没有！要粮，早

被你们抢光了！要命……

李鸿义：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的！

李勇奇：说得好听！

李母：勇奇！你……（一阵晕眩）

李鸿义：大娘有病？我们找人来看看。

李勇奇：得了吧！（拽李母进内室）

（董中松示意李鸿义，同出门，把门带上。）

（少剑波、高波上。）

少剑波：情况怎么样？

董中松：走了几户，都是一个样。这家的怨气特别

大！

李鸿义：这家有个老大娘生病！

少剑波：哦，李鸿义，快把卫生员叫来，叫她带点

粮食来！

李鸿义：是！（下）

董中松：嘿！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呀！

少剑波：怎么，小董，又不耐心啦？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他们过去可能上过当。你忘了，一撮毛不是还冒充过咱们的侦察员吗？只要他们弄明白了，这仇恨就会化成巨大的力量！

董中松：二〇三，这我知道，可就是……

少剑波：小董，要关心群众的疾苦。你要懂得：我们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站稳脚跟，消灭座山雕；我们不把土匪打垮，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起来。

董中松：我明白了。

少剑波：你去告诉大家，要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董中松：是！（转身欲下）

少剑波：喂，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了没有。



董中松：是！（下）

〔白茹上。〕

白茹：二〇三，粮食带来了。（递粮袋）病人在哪儿？

少剑波：在这家。白茹同志，我们进去看看！

白茹：是！（敲门）老乡！

少剑波：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快开门吧！

〔李勇奇持匕首怒冲冲地上，李母追上，劝阻。〕

李母：勇奇，你可别……

李勇奇：怕什么？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拚！（把匕首猛扎桌上）

李母：（大惊）勇奇，我求求你！（晕倒）

李勇奇：（急扶）妈！妈！

〔少剑波用力推门，与白茹、高波同进。〕

〔李勇奇护着李母，对少剑波怒目而视。〕

少剑波：白茹，赶快急救！

〔白茹脱下大衣给李母披上，搀扶进内室；李勇奇、高波随入。〕

〔少剑波把干粮袋内的粮食倒进锅内少许，煮粥。〕

〔少顷。李勇奇从内室出，取水。少剑波进内室。〕

李勇奇：（发现锅内的粥，沉思）解放军？（唱“二黄慢原板”）

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

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

自古以来匪一家欺压百姓，

今日事却叫人难消疑云！

真是我们盼望的救星来了吗？

李母：（内呼）水！

〔李勇奇舀粥汤，高波从内室出，接粥复入。少剑波从内室出。〕

少剑波：老乡，大娘醒过来了，病不要紧的，你放心吧！

李勇奇：哦……

少剑波：老乡，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的？

李勇奇：李勇奇。原先是铁路工人。

少剑波：工人？好哇！更是自己人了！在这儿住多久了？

李勇奇：已经两代了。

少剑波：家里有几口人？

李勇奇：（触动感情，欲语无言）唉！

少剑波：（取粮袋）老乡，听说你们没吃的了，这一点粮食……（见李勇奇不接，放在桌上，发现匕首）老乡，跟我们可用不着这个！咱们是一家人哪！

李勇奇：（对少剑波细细地上下打量）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少剑波：老乡！（唱“二黄快三眼”）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

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

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

一颗红星头上戴，

革命红旗挂两边。（转“二黄紧原板”）

红旗指处乌云散，

解放区人民斗倒地主把身翻。

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

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

李勇奇：（激动地，唱“二黄碰板”）

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

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

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亲人哪！我不该青红不分皂白不辨，

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羞愧难言！

三十年做牛马天日不见，

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我强按怒

火，挣扎在无底深渊。

乡亲们悲愤难诉仇和怨，

乡亲们切齿怒向威虎山。

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沿，

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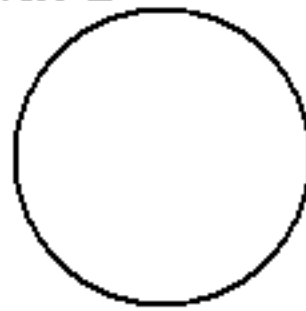
（转“二黄紧原板”）

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撵，

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

纵有千难与万险，（转“二黄散板”）

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



〔少剑波握李勇奇的手。〕

〔白茹、高波搀李母从内室出。〕

李母：勇奇，这姑娘把我的病治好了！

李勇奇：人家还送咱们粮食呢。

李母：（感激涕零）……

〔少剑波扶李母坐下。〕

〔李鸿义上。〕

李鸿义：二〇三，老乡们看你来啦！

〔群众拥战士上。董中松、张大山陪同常猎户和常宝走在前面。〕

董中松：（向常猎户）这就是我们首长。

少剑波：（迎上去，握常猎户手）你就是猎户老常吧？打山里来？

常猎户：山洼里住不下去了，我们爷儿俩又投奔她大山叔（指张大山）这儿来啦。

少剑波：（拍拍常宝肩）好姑娘！

常猎户：您一猜就中！

李勇奇：老常哥！

常猎户：勇奇！大娘！可盼到救星啦！

张大山：首长，咱村里人人心头一团火，争着去打威虎山哪！

少剑波：乡亲们！咱们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啦！座山雕没处跑啦！

张大山：去抄他的老窝。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群众：对，快发给我们枪吧。

李勇奇：要是有了枪，夹皮沟哪一个也能对付他仨俩的。

少剑波：枪一定发给大家！（抚摸着群众襁褓的衣服）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群众：那怎么办呢？

少剑波：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森林小火车一开动，不就可以换回衣服粮食吗？

常猎户：是啊，俗话说，“火车一响，粮食满仓，火车一开，吃穿都米”嘛。

群众甲：嗨！这都是大家那么盼哪！其实呀，“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李勇奇：大叔，现在有了解放军，十个座山雕也不怕！

少剑波：对！有我们在，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通车，有吃有穿，打座山雕就更有力啦！

李勇奇：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少剑波：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张大山：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呀！

董中松：嗨！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起枪能当兵，拿起家伙能干活！

李勇奇：好哇！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哪！（唱“二黄垛板”）

山里人说话说了算，

一片真心可对天！

擒龙跟你下大海，

打虎随你上高山。

春雷一声天地动！

座山雕！

众人：（齐唱“二黄散板”）

看你还能活几天！

——灯暗·幕落

第八场 计送情报

〔拂晓。威虎山上的一块较平坦的地方。这里是三岔路口，右方为通往山下的要路，远望碉堡矗立，左后方可通杨子荣住处，左前方通向威虎厅。〕

〔幕启。座山雕、大麻子在场上，从左前方侧幕

处走过来。〕

座山雕：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大麻子：是啊。

座山雕：他还到哪儿去过？



大麻子：到五个山包都去轉了轉。

座山雕：什么！你們連九群二十七地堡都让他看了？

大麻子：自己弟兄，給他开开眼嘛！

座山雕：嚙！

大麻子：三爷，老九精明强干，忠心耿耿。您干嘛这么不放心哪？

座山雕：哎！这几天大局不妙，山下风紧，一撮毛一去不回，胡标单在这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塌鼻子从右方上。〕

塌鼻子：三爷，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座山雕：好！不管他是真是假，按昨儿晚上說的，給他个一針見血！

大麻子：三爷，胡标是有两下子的，对您又是一片忠心，弄不好抓破了脸儿，那合适嗎？

塌鼻子：大哥，您早先可沒跟他交往过，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座山雕：对！參謀长，早先咱們誰也沒有见过胡标。——副官长，照計行事。

塌鼻子：是。（从右方下）

〔座山雕、大麻子若有所見，急从左前方下。〕

楊子荣：〔內唱“二黃倒板”〕

劈荆棘战斗在——（上場）敌人心臟！

〔唱“回龙”〕

望远方想战友軍民携手整装待发打豺狼
更激起我斗志昂揚！〔轉“二黃三眼”〕

党对我寄托着无限希望，
支委会上同志們語重心长。

千叮嚀万囑咐給我力量，
一顆顆火紅心暖我胸膛。〔轉“二黃快三眼”〕

要大胆要謹慎切記心上，
靠勇敢还要靠智謀高強。
党的話句句是胜利保障，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轉“二黃原板”〕

威虎山果然是层层屏嶂，
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設防。
領導上拟智取部署得当，

若强攻必招致重大伤亡。

七天来摸敌情了如指掌，

暗写就軍事情报随身藏。

趁拂曉送情报装作閑逛，〔有所发现〕

为什么忽然間增哨加崗——〔轉“二黃散板”〕

情况异常！

这情报——〔接唱“二黃原板”〕

这情报送不出誤战机毀大計对不起人民
对不起党，〔轉“二黃紧原板”〕

除夕近万不能犹豫徬徨。

刀丛劍樹也要闖，

排除万难下山岡。

山高不能把路擋，
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

〔思索〕今天是二十六，这情报一定得想法送出去！

〔內有人声：“嗨，快走哇！”“这不是来了嗎！”〕

〔楊子荣警惕地，脫大笔，打拳，以作掩护。〕

〔小匪乙、丙上，巡邏，与楊子荣打招呼，下。〕

〔楊子荣收式。〕

〔枪声。〕

楊子荣：枪声！

〔远处喊：“冲啊！杀呀！”近处喊：“共軍来了！共軍来了！”〕

〔枪声紧。〕

楊子荣：什么！同志們来了嗎？不，二〇三拿不到我的情报是决不会来的。

〔枪声更紧，喊杀声更近。〕

楊子荣：枪声也不对！嗯，又是試探！我給他个將計就計，把情报送出去。〔向左方喊〕兄弟們！

〔四小匪上。〕

楊子荣：共軍来了，跟我出击！

〔四小匪冲下。座山雕、大麻子暗上。〕

〔塌鼻子迎上。〕

座山雕：老九，慢着。

楊子荣：〔向右方喊〕站住！

塌鼻子：〔同时向右方喊〕別打啦！



〔四小匪内应：“啊！”〕

楊子荣：怎么？

座山雕：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楊子荣：噢，要不是您拦得快，这一梭子弹打出去，准得撂倒几个。

座山雕：哈哈哈哈哈！

楊子荣：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不告诉我老九一声！您这是……

座山雕：哈哈，老九，别多心。这场演习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

場鼻子：可不是，我也当是共军来了呢。

楊子荣：嘿嘿，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座山雕：老九，你真行！哈哈哈哈哈！

匪连长：（内）走。

〔匪连长推小匪甲上。〕

匪连长：三爷，溜子在外头撞了墙了！

座山雕：什么？

大麻子：怎么会撞墙啦？

小匪甲：（吓得发抖）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进夹皮沟呢，就撞上共军啦！

座山雕：夹皮沟？（思索）有多少人？

小匪甲：多了多了，有好几百人呢！

座山雕：（狐疑地）就回来你一个？

場鼻子：你八成是叫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小匪甲：不是，不是！

座山雕：（摸枪，直逼小匪甲）你个蠢种！

楊子荣：（拦阻）三爷，何必呢。他要是真被共军俘虏过，谅他也不敢跑回来呀。

大麻子：是呀，谁都知道三爷最恨的是叫共军逮住过的人！

座山雕：嗯！

楊子荣：（对小匪甲）还不快走，惹三爷生气。

小匪甲：是！

大麻子：滚！

小匪甲：（走至一旁，轻声地）还是九爷好哇！（下）

大麻子：（对匪连长）吩咐下边，加紧防山。

匪连长：是。（下）

座山雕：又败了我的山威，我岂肯干休！

大麻子：三爷，现在离年三十没有几天了，我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也好扶扶山威，庆贺百鸡宴。

座山雕：好是好，不过共军可不是好惹的，夹皮沟里边儿不能去。嗯，小火车通了，在村外先干他小火车！

大麻子：知道了。（下）

楊子荣：（思考成熟）三爷，夹皮沟的共军怕是冲着咱们来的。想咱们威虎山，要讲防御，那没说的。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哪。

座山雕：依你看，怎么办呢？

楊子荣：俗话说，先下手的为强。咱们现在就演习追击，把兵练得棒棒的，等吃过百鸡宴，进攻夹皮沟！

座山雕：（心花怒放）老九，你真是个好样的！哈哈哈哈哈！（唱“西皮摇板”）

你智勇双全有奇能，

全山寨数你是第一名。

对崔某可算得忠心耿耿——

老九，就派你率领弟兄，演习追击。

楊子荣：是。

座山雕：（接唱）

从今后管保你步步高升。

哈哈哈哈哈！

〔座山雕、場鼻子下。〕

楊子荣：这个笨蛋！（唱“西皮摇板”）

座山雕愚而诈自作聪明，

施诡计反让我有机可乘。

兴冲冲送情报大摇大摆地前进——

座山雕要偷袭夹皮沟，破坏小火车，我还得在情报背后加上一笔——达得同志！（接唱）

循暗号接情报全仗你这一行。

——幕落



第九场 急速出兵

〔除夕前某天的上午。在火车汽笛长鸣声中幕启。李勇奇家屋外场坪。〕

〔夹皮沟村民身背粮袋，目送火车远去，欢悦地下。〕

〔李母放下粮袋。〕

李 母：（唱“西皮摇板”）

军民一家心连心，

欢腾景象满山村。

瑞雪纷飞人欢笑，

分衣分粮庆翻身。

〔少剑波上。〕

少剑波：大娘，年底吃的用的都够了吗？

李 母：够啦。夹皮沟能过上这么个好年，可做梦也没想到哇！要不是你们在这儿，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少剑波：好日子还在后头哪。

李 母：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哇！

少剑波：我给您背屋里去。

李 母：我来。

〔少剑波背粮。李勇奇上。〕

李勇奇：首长！

〔李母从少剑波手中接过粮袋，进屋。〕

少剑波：勇奇同志。

李勇奇：首长，把樊平、一撮毛两个犯人押走了，增援部队也来了，看样子就要攻打威虎山了吧？

少剑波：嗯。座山雕活不了几天。

李勇奇：可盼到这天了！

少剑波：民兵都布置好了吗？

李勇奇：布置好了。按您说的，把民兵分成两批，一批留下保护村子，一批准备随部队出发。向导可是我呀！

少剑波：就靠你这个民兵队长嘛！勇奇同志，你熟悉威虎山的山路，这次出发，要你多尽力了。

李勇奇：哪儿的话，打座山雕是我们的本份事嘛。

咱民兵啊，听说打座山雕，都闹着要去，特别是常宝，硬不肯留下，怎么说也不行。

少剑波：哈，这姑娘真有个冲劲呀！勇奇同志，保护村子也是要紧的，你再去跟她谈谈嘛。

李勇奇：噢。

〔李勇奇下。〕

〔少剑波踱步思索。李鸿义、董中松上。〕

董中松：二〇三，年三十就要到了。孙达得取情报到现在还没回来，难道咱们就干等着吗？

少剑波：依你说呢？

董中松：咱们经过滑雪锻炼，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还有李勇奇带路……

李鸿义：再说，上级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又补充了给养弹药……

董中松：依我看，要是情报还不来，咱们立刻出发，照样能打胜！

少剑波：同志！（唱“西皮摇板”）

座山雕逃不脱覆灭命运，

遇困难休急躁须要耐心。

回宿舍作准备听候命令——

董中松：是。

〔董中松、李鸿义下。〕

少剑波：（接唱“西皮原板”）

我虽然劝他们，自己的心潮也难平！

眼看着光阴似箭日期迫近，

孙达得取情报不见回音。

倘若是生变故——（转“西皮流水”）

我另有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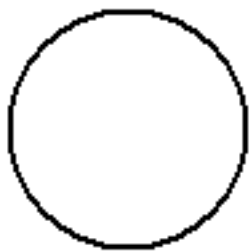
百鸡宴好时机绝不变更。

李勇奇提供后山有险径，

出奇兵越险峰直捣威虎厅。

〔李勇奇、常猎户上。〕

李勇奇：首长，都准备好了，是不是马上出发？



少剑波：再等一等。勇奇同志，咱们走威虎山后山的险路，一天一夜确实能赶到吗？

李勇奇：走后山虽比走前山远八十，可土匪没设防，按同志们的滑雪速度，一天一夜保证赶到。

常猎户：后山尽是悬崖峭壁，难上啊！

少剑波：老常，再困难也挡不住咱人民解放军！

〔常猎户正要和少剑波讲话，常宝、白茹上。〕

常宝：叔叔，我早就要求随部队攻打威虎山，今天要出发了，为什么偏把我留下呀？

少剑波：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哪！

常宝：我可恨透座山雕了，非亲手宰了他不可。不让我去，那怎么行啊。

少剑波：呵，跟我有意见了！常宝，你还小啊。

常宝：我还小哪？都十六了！您瞧，我比她（指白茹）矮不了多少。白茹姐姐……

白茹：二〇三，常宝有阶级觉悟，滑雪滑得好，打枪打得准，还能帮我照顾伤员，让她去吧。

少剑波：好哇，你们是一个心眼儿呀！

常猎户：首长，您就让她去吧。

少剑波：勇奇同志，你看呢？

李勇奇：就这么着吧。

少剑波：那好哇。你们民兵队长都批准了，去准备准备吧。

常宝：是！（欢跳）

〔常宝、常猎户下。〕

〔乐超家上。〕

乐超家：二〇三，老孙回来啦！

〔孙达得上。〕

少剑波：（趋前）达得同志！

孙达得：报告！（递情报）情报！

少剑波：（接情报）可把你盼回来了。累坏了吧？快去休息。

〔乐超家、孙达得、白茹、李勇奇下。〕

少剑波：（急切地看情报）“……山后有险路直通威虎厅，敌人防御力量薄弱……以松树明子为号……”（激动地）老杨，英雄！

〔李勇奇上。〕

少剑波：勇奇同志，你说的山后那条险路，就是直通威虎厅的吗？

李勇奇：对，是直通威虎厅的。

少剑波：带路就全靠你啦！

李勇奇：首长，您放心，我从威虎山跑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走的，这条路我熟。

少剑波：好。你去集合民兵，准备出发。

李勇奇：是。（向四面招呼）民兵集合！民兵集合！（下）

〔民兵陆续上。〕

少剑波：（细看情报的后面）“……土匪这几天要偷袭夹皮沟，破坏小火车！”（一惊）啊！

〔高波内喊：“二〇三……”〕

〔高波急上。〕

〔战士、张大山、常猎户、李母、群众拥上。〕

高波：报告二〇三，小火车开到二道河，桥梁被破坏，我们下车抢修，不料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退了敌人，可是小火车被炸！

少剑波：那两个犯人呢？

高波：一撮毛炸死！

少剑波：乐平呢？

高波：我们追击土匪，乐平他跑了！

少剑波：乐平他跑了？他要是跑到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乐超家，集合！

乐超家：是。（下）

少剑波：大山同志，小火车的善后交给你和老常同志办理。

张大山：是。

〔追剿队、民兵上。〕

少剑波：同志们！（唱“西皮散板”）

只恐大计成泡影，

十万火急分秒必争。

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

赶到那威虎山消灭敌人！

〔少剑波、战士与群众握别，少剑波登高指挥。〕

少剑波：出发！

〔追剿队、民兵疾步行进。〕

〔暗转。〕

〔风雪弥漫。追剿队二、三同志在漫天大雪中急驰探路而上。〕

〔追剿队、民兵由李勇奇引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音乐声中，由远而近，他们迎风破雪飞速前进，势如排山倒海。〕



〔来到悬崖陡壁下，脱掉滑雪板，攀援而上。
〔众人奋勇地登上山巅。他们越过崇山峻岭，犹

如无数飞翔的雄鹰，信心百倍地飞速滑雪前进。

——灯渐暗·幕落

第十场 会师百鸡宴

〔除夕晚間，威虎山上威虎厅。

小匪丙：他說，他是奶头山的樂平樂副官。

座山雕：樂平？

匪金剛：这小子来了，饒不了他！

座山雕：带上来。

小匪丙：带溜子喽！

〔二小匪押樂平上。

樂平：三爷。

座山雕：樂副官，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樂平：三爷，我是来——来給您拜寿的。

座山雕：哼，亏你有脸来见我！

樂平：三爷，我……

座山雕：住口！你說，你打哪儿来？

樂平：我……我……

匪金剛：說呀！

樂平：我……

匪金剛：快說呀！

樂平：我說。我……从侯专员那儿来。

座山雕：〔冷笑〕哼哼哼！你是从侯专员那儿来。請

老九！

塌鼻子：〔对小匪〕請九爷。

小匪：有請九爷！

〔楊子荣上。

楊子荣：〔唱“西皮搖板”〕

百鸡宴安排妥兴奋无限，

只等着遍山点火把敌歼。

三爷，一切全安排妥当啦。

〔場上悄然无声。

座山雕：老九，你看看这是誰来啦？

楊子荣：〔見樂平一惊，立即鎮定下来，决定先发制人〕噢！我說誰呢，原来是樂大哥，少見少見哪！

〔樂平日瞪口呆。

楊子荣：樂大哥，我胡标先来了一步。怎么样？这次投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儿？我胡标祝你高

升！

匪金剛：〔譏諷地〕是呀，当上团长了吧？哈哈！

〔樂平不知所措。

座山雕：是啊，侯专员給你个什么官？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

樂平：〔明白过来，盯着楊子荣，奸笑〕好一个胡标！你……你不是……

楊子荣：我不是？〔威严地〕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我胡标够朋友讲义气！不像你姓樂的！当初我劝你投奔崔旅长，你硬拉我去投侯专员，这不能怪我不义气！——〔紧逼〕快回三爷的話，侯专员給你个什么官？你今儿个到这儿来，有何公干哪？

樂平：〔避开楊子荣〕三爷，我是說……

楊子荣：別扯淡！今天三爷五十大寿，沒工夫听你說廢話！

樂平：三爷……

座山雕：少說廢話！現在我只問你干什么来了？

樂平：投靠三爷，改換門庭。

楊子荣：你不是到侯专员那儿討封去了嗎？

樂平：〔不知如何答对〕……

〔寂靜片刻。座山雕等怒視樂平。

楊子荣：姓樂的，侯殿坤派你来干什么？快說实話吧！

匪金剛：对，干什么来了？

樂平：我不是从侯专员那儿来呀！

大麻子：这小子刚才还承认呢，轉眼不认帳啦！真不是玩意儿！

〔众匪哄笑。

樂平：別笑了！你們都中了奸計了！他不是胡标，是共軍！

〔匪金剛掏出武器，对准楊子荣。

楊子荣：〔由紧张轉入鎮靜〕哈哈！好！你說我是共軍，就算我是共軍。現在当着三爷跟各位老大的面儿，你就把我这个共軍的来历談一談



吧。

座山雕：对，你说他不是胡标，是共军，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乐平：（吞吞吐吐）他……他……他……

杨子荣：三爷，今天姓乐的说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看他心中必有鬼胎！

大麻子：八成儿是叫共军俘虏了，放出来的吧！

乐平：没有，没有！

杨子荣：是共军把你放了？还是共军派你来的？

乐平：我……我……

塌鼻子：对！是不是共军派你来的？

匪金刚：说！说！

乐平：（瞪目结舌）……

杨子荣：三爷，咱们威虎山防备得严严实实的，共军这才打不进来。这小子这一来，一定有鬼！

乐平：（急口分辩）没有！没有！

杨子荣：不管你怎么说！（唱“西皮快板”）

反复无常好阴险，
吞吞吐吐定藏奸。
踏破山门留脚印，
要把共军引上山。
八连长——

匪连长：（上）有！

杨子荣：（接唱）

加岗哨严密警戒，
无令不准撤回还！

座山雕：对，没有老九的命令不准撤岗！

匪连长：是！（下）

〔匪金刚点头赞许。〕

座山雕：（离开座位）你这条疯狗！前者你拉老九去投候专员，如今又来施离间计，还想把共军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乐平：三爷，他不是胡标，他真是共军哪！（跪倒）

〔众匪鄙视乐平。〕

杨子荣：（见时机成熟）姓乐的，你真狠毒哇！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梨树湾，一刀宰了你！

匪金刚：对，对！

杨子荣：三爷，我胡标一向不受小人欺。今几个为了您，我才得罪了这条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

恶！您要拿我当共军，就把我立刻处置了！——

您要拿我当胡标，就放我下山。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随便吧！（摘下值日带，扔给座山雕）

众小匪：九爷不能走，九爷不能走！

匪金刚：老九，不能走！

座山雕：（心烦意乱，迟疑半晌，拾起值日带）老九，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一般见识？

三爷不会亏待你。来，带上，带上。

〔大麻子从座山雕手里接过值日带，给杨子荣带上。〕

乐平：（见情势不利，上前央求）三爷……

座山雕：（拂袖）哼！（回到座位上）

乐平：（扑到杨子荣脚下）胡标贤弟！

杨子荣：（不理睬）……

乐平：（自打耳光）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杨子荣：（不看乐平，对众匪高喊）时间已到，该给三爷拜寿啦！

〔众小匪“噢噢”叫嚷着。〕

大麻子：三爷，您的五十大寿，可不能让这条丧家犬给搅了。

塌鼻子：不宰了这个丧门星，与山头不利！

众匪：对，非宰了他不可！

乐平：各位老大，胡标贤弟，三爷饒命！

〔厅内一阵可怖的宁静。〕

座山雕：你这条疯狗！今天不宰了你，就冲了我的五十大寿，也对不起胡老九！杀了你这丧门星，逢凶化吉；宰了猫头鹰，我好益寿延年！哈哈！

乐平：三爷……饒命！

塌鼻子：架出去！

杨子荣：交给我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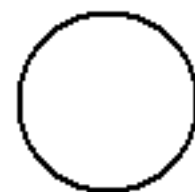
〔杨子荣把乐平架出威虎厅。乐平瘫痪。〕

杨子荣：（唱“西皮快板”）

为非作歹几十年，
血债累累罪滔天。
代表祖国处决你，
要为人民报仇冤。

〔杨子荣把乐平拖下。枪声。杨子荣复上。〕

杨子荣：三爷，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可该给您拜寿啦。



座山雕：老九，你的值日官，你就吩咐吧。

楊子荣：弟兄們，厅里掌灯，山外点明子，給三爷拜寿啦！

〔匪連长上。〕

匪連长：厅里掌灯，山外点明子，給三爷拜寿啦！

匪金剛：給三爷拜寿啦！

〔起牌子。众匪給座山雕拜寿。〕

楊子荣：弟兄們，咱們今儿来个师徒同欢，猛吃猛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众 匪：对，一醉方休！

楊子荣：請三爷入席吧。

座山雕：还是弟兄們先請吧。

楊子荣：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还是您先請。

座山雕：〔得意忘形地大笑〕哈哈哈哈哈！

〔众匪进山洞入席。〕

楊子荣：八連长，把放哨的弟兄調回来，多喝几杯。

匪連长：是！〔下〕

〔众匪在洞內鬆拳行令，乱成一团。〕

〔楊子荣环顾。〕

楊子荣：〔唱“西皮快二六”〕

除夕夜全山寨灯火一片，

我已經將信号遍山点燃。

按計劃布置好百鸡宴，

众匪徒吃醉酒乱作一团。

盼只盼同志們即刻出現，

搗匪巢歼頑敌就在眼前。

心焦急只覺得时光太慢，

战友們却为何动静杳然。

抑不住激动情出外察看——〔轉“西皮搖板”〕

緊急中要冷靜我把住这暗道机关。〔指座山雕座椅下面〕

〔起牌子。〕

〔座山雕、大麻子等醉步踉跄上。〕

座山雕：老九，你怎么不进来入席呀？你虽然初来乍到，可为山寨費尽苦心。大伙儿都要敬你两碗哪。

楊子荣：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应当敬您哪。快給三爷斟上。

〔小匪斟酒。〕

座山雕：〔醉意已深〕老九，我可真不行了。

楊子荣：这酒是給您添寿的，可不能不喝！

座山雕：好，好，好。这么着，我喝一杯吧。

楊子荣：那得让参謀长陪三杯。

大麻子：行啊。

〔众喝酒。〕

〔机枪声。众擲酒碗。金剛乙負伤上。〕

金剛乙：共軍的机关枪把威虎厅封住了！

〔解放軍內喊：“繳枪不杀！”〕

座山雕：老九，你赶快跟我打这暗道走了吧！

〔座山雕掀座椅，楊子荣把他推在一旁。〕

楊子荣：不許动！

〔解放軍数人冲上，喊：“繳枪不杀！”〕

座山雕：啊！你是……

楊子荣：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座山雕：啊！

〔座山雕欲开枪，枪被楊子荣击落。座山雕逃下。〕

众匪逃进山洞。

楊子荣：同志們！这是暗道。救出老乡，活捉座山雕！〔追下〕

〔解放軍战士追下。〕

〔孙达得与一匪金剛搏斗，刺死匪金剛。大麻子上，被孙达得刺伤，逃下；孙达得追下。〕

〔榮超家追一匪金剛上，搏斗；常宝追一匪上，混战，將匪俘虏。榮超家、常宝將匪押下。〕

〔李勇奇、白茹、战士和民兵救出被擄上山的群众，过場下。〕

〔匪連长逃上，被李勇奇击毙。〕

〔座山雕慌上，二小匪随后；楊子荣追上，击毙二小匪；楊子荣与座山雕格斗。〕

〔董中松、战士追場鼻子，众匪上，混战。〕

〔楊子荣夺枪，击毙数匪。〕

〔孙达得、李勇奇、白茹、高波等和众民兵先后上。众匪就擒。〕

〔李勇奇憤怒地要打座山雕，孙达得劝止。〕

〔被解放出来的男女村民上，与民兵拥抱。〕

〔少劍波上。〕

少劍波：〔紧握楊子荣手，激动地〕老楊！

〔少劍波把李勇奇介紹給楊子荣，二人紧紧地握手。〕

——幕落·剧終

